

雲立作劇一鳴黃歌作曲

親人



光華書店發行

歌劇集

親人

雪立 作劇 一鳴・鍾渭・黃歌作曲

光華書店發行

目次

一，親人	1
二，揭底	17
三，生路	43

親人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五千冊

作劇 雪 立
作曲 一鳴 鍾渭 黃歌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東，華北，東北

C I N G R E N G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小引

這三個小劇本，除了「生路」以外，其餘兩個都在今春出版的「知識」與東北日報上發表過。不過這裡又根據今天的具體情況稍加修改了一下。並且把曲子全部附在一起出版。

這裡所指的歌劇，就是在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新文藝方向以後，從秧歌劇漸漸蛻化出來的歌劇形式，一般的還是通稱之為秧歌劇。新歌劇。在解放軍部隊的宣教部門則又稱之為「演唱」或小型歌舞劇。總之這都是用之以區別西洋歌劇，和標誌出新文藝方向以後的新的群衆性的戲劇形式。

「親人」的形式比之「生路」與「揭底」來，她的戲劇性更差，是近乎說唱的一種形式，但是她的好處是更簡單；兩個角色以第三人稱的方法，可以表現出幾個人的故事，比較輕便，這是脫胎於東北民間流行的「二人轉」那樣的形式，只要能表現好，群衆是比較熟悉的。

「親人」與「生路」的初稿，還是我參加了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個大規模攻勢——一下江南之後寫的，那時節，我隨同一個榴彈砲連隊在長春、德惠、農安之間作戰，親眼見到獲得了土地的農民以瘋狂般的興奮，熱情地爭相參加戰勤。我也親眼見到我們的戰士脫下自己

身上的衣裳救濟蔣佔區人民，甚至是蔣軍家屬。而那些蔣區人民，在蔣匪軍的慘酷統治下，委實家家戶戶都是衣不蔽體，有的甚至連「衣」不蔽體的「衣」字也用不上，因為他們是窮得只能說是「麻袋」不蔽體，這種慘酷，是敵偽蔣三者連續加之于人民的結果。抗戰八年我走過華北西北不少地方，都沒有見到如此可怕的貧困。無怪乎解放區的一一當時江北的人民，父子，兄弟都爭着要參加戰勤，要出擔架。為蔣匪認為「奴性」的「東北人」在人民的戰爭裡是有着高度底熱情的。部隊在零下四十度作戰，他們也在零下四十度的酷寒裡，二尺多深的雪道上，不知疲倦的工作。因為無論是戰士，無論是參加戰勤的人民，他們都懂得，這是為自己戰爭；只有打退敵人，才能有自己底生存。只有愛護群衆，才能保證戰爭底勝利。

擔架隊在酷寒的午夜，他們寧肯脫下自己身上的棉襖蓋在傷員身上，他們寧肯用自己的身子來抵禦凜風的襲擊，這是人類最崇高最偉大的愛，這些事實的感動，使我有一種責任感，我覺着我除了應該寫出我們英勇的戰士與敵人搏鬥的圖景以外，也應該寫出火線上擔架隊員的光榮業蹟，和戰士對人民的階級底愛。

「揭底」是在土改運動進入轟轟烈烈的挖底產、查化形時期寫的，原來寫的就是查化形。根據今天的情況，查化形倒不如寫清除壞地主更現實一些，因之就改成現在這樣。

這些都是不夠像樣的東西，願讀者與觀眾給以指正。

雪立

四八年九月于哈爾濱

親人

時間 新年

人物

人民解放軍一人。衣服簇新，斜披紅綢飄帶。

翻身農民一人。亦衣服簇新，斜披紅綢飄帶。

開場 热烈的鑼鼓聲中，兩人欣快而忙碌地從場子兩邊快步上，似乎都在忙于趕路，繞場一兩圈以後，在場中央兩人碰了個照面：

軍：〔同時喜〕呵，老鄉！恭喜恭喜！翻身大喜！翻身大喜！

民：〔出望外〕呵，同志！恭喜恭喜！慶賀勝利！慶賀勝利！

〔二人同時敬禮，農民先打躬，馬上又糾正過來也行舉手禮〕

軍：老鄉，新年過的好哇！

民：同志，新年過的好哇！

軍：〔同時〕好呵，好呵！〔笑〕哈哈哈哈！

民：〔唱一曲〕新年好來新年好呀，

今年更比往年妙！

解放軍全國大反攻，

蔣介石江山就要倒！

嘿，嘿，嘿，嘿！
咱們東北更熱鬧，
反動派都敗進了葫蘆瓢！
只要葫蘆口一卡死，
活捉王八牠別想逃！

反攻勝利要來到呀，
軍民合作最重要；
隊伍只管打勝仗，
扭架勤務百姓焉！
嘿，嘿，嘿，嘿！

軍：〔接 唱〕老鄉們出力真不小，
支援前線有功勞！

民：〔接 唱〕打仗就是爲窮人，
翻身窮人勁兒高！

民：〔白〕同志，眼下這打仗，就是咱們各個兒的事情；你想想，自打盤古開天，咱們窮人就一直爬在人家腳牙子底下，這下毛主席下了號令，叫咱們窮人見見太陽，敞開兒翻身，可真是整好啦！普天之下翻了個皆大歡喜。他奶奶反動派雜種操要作怪！這是火燒到咱各個兒家門上來啦，贊幹啥不出力？！

軍：是呀，老鄉們一翻身可真是了不的，思想覺悟，腦瓜筋開通，幹啥都帶勁，下地，上前線都不賴。前兒固不是從前線還回來了個「民兵模範」張海五，我正要代表連部向他拜年去呢！

民：別着忙，別着忙！我也是去他家呢，咱倆一股道上走。同志，我倒考問考問你，你可知道張海五做了啥光彩事兒，才得下那面大紅錦旗？

軍：這你可難不倒我，報上早報出來了，我還不知道？！

民：你都知道？喚！可真不大離兒呀，張海五真够得上咱窮哥兒們的模範！走，咱順道走着聊着。這傢伙真是好樣兒的，真是咱窮人堆裡刨出來的！

軍：是呵！翻身人民支援解放軍，這真是「天下窮人是一家」呀！

軍：〔同唱〕

〔唱三曲〕提起那張海五真不壞呀，
翻身堆裡的好代表，
腦瓜筋開化明道理，
熱心參戰把江山保！

那一夜攻城打碉堡，
滿天黝黑找不見道，
同志們個個賽猛虎，
炸藥一響就端刺刀！

軍：〔接唱〕部隊衝鋒先不表呀，

民：担架隊隨着也來到，

軍：黃同志手巾一擺打記號，

民：大家夥一個一個都臥倒！

軍：〔唱四曲〕子溜子打的噓噓叫，
地上翻起兩丈高，
同志們衝鋒跑得遠，
担架隊急的直發毛！

戰火越打他越熱鬧，
刺刀擡來炸彈掠，
殺聲一片賽潮水，
三三制戰術打包抄！
嘿，嘿，嘿，嘿！

損架隊心裡真難熬，
翻身哥們個個是英豪，
跳起就要往前躍，
黃同志又下令叫臥倒！

軍：〔插白〕黃同志說：「等一等，現在上不去，子溜子太密！」

民：〔接一唱〕衆人只好再等着呀，
張海五可就更心焦；
耐着性子他暗暗想，
到底兒這該怎麼好？
嘿，嘿，嘿，嘿！

軍：〔唱三曲〕一想同志們太辛勞，
十冬腊月戰場上跑，
流血犧牲爲咱窮人，
咱們那能誤了傷號？！

民：〔接一唱〕二想咱翻身有今朝，
多虧同志們撐了腰，
殺得敵人沒有命，
窮人江山坐牢靠！

軍：〔唱三曲〕三想自己提過口號，

上陣救護要立功勞，
越思越想越着急，
決心各個往前跑！

民：〔接 唱〕蛤蟆貼地辦法巧，
爬着滾着往前找，
手指凍的梆梆硬，
累的嘴裡氣兒直冒！

翻過一個小土包，
一脚踩到個皮軍帽；

〔揷白自語〕這皮軍帽上沒有釘帽花兒，準是咱們人丟的，可是人呢？

〔接 唱〕往前再走八步遠，
冷風裡躺着一個影號！

〔揷白〕張海五一摸那靰鞡鞋，知道是咱這邊的同志，心裡一酸就掉下了淚，他趕緊給傷號帶上帽子，輕輕扶住他肩膀問他：
「同志！你當地場傷着了？咱自家人，翻了身的窮人，咱一家子親人來了！」

軍：〔白〕誰呀？……〔突然〕同志們呢？衝進去了沒有？來，你扶我一把！……

民：〔白〕同志！隊伍衝上去了，你別喊叫，這跟前還在打，你歇歇，紅頭子溜子飛得嚇兒嚇兒的！

軍：〔白〕不要緊，怕啥？

民：〔白〕你是那兒傷着了？

軍：〔白〕腰板上中了砲片兒，直不起來，我操他奶奶！

民：〔唱二曲〕聽說這同志傷了腰呀，

貼地爬下就往他靠；
同志你快快爬上我身，
等我请你往回倒！

軍：〔唱二曲〕傷號感激難言表，
翻身農民實在好，
流血犧牲也值得，
前方後方心一條！

民：〔唱四曲〕頭頂上機槍噠噠叫呀，〔配効里〕
前前後後還在打砲，〔配効果〕
張海五心急要趕路，
胳膊肘子也當腳！
不管你雪地冷難熬，
不管你雪厚捂住道，
不管你石子「蹭」得痛，
不管累的要暈倒！

軍：〔唱四曲〕一口氣爬出半里地，
安置傷號上爬犁，
又怕傷號不抗凍，
脫下自己的新棉衣！
輕輕蓋住傷員身體，
安慰的話兒真親切；
又怕傷員受折蹬，
探着道兒拉爬犁！

民：〔唱四曲〕慢慢拉到包紮站，
先讓傷號進屋暖，
大夫來上藥紮繩帶，
他細心照顧在一邊！
紮裹停當又給餵飯，
一杓一杓不怕煩。
抽空把爬犁架平伏，
連夜又往後方轉！
嘿，嘿，嘿，嘿！

合：〔唱四曲〕走過一站又一站，
一直走到頭明天，
颳起北風賽尖刀，
冷的直往心窩鑽！
自個受凍能承擔，
傷號冷壞可咋辦？
決心各個受點苦，
擋住爬犁把風攔！
嘿，嘿，嘿，嘿！

民：〔唱四曲〕這樣擋住還不算，
又把手套脫下來，
套住傷號一雙腳，
自己受凍傷號暖！
感動的事兒數不完；
傷號肚痛要拉大便！

〔插白〕這傷號同志腰板受傷，支不起，撐不住，偏不巧又在荒

野地裡，眼目前兒就沒有個尿盆尿罐，那裡能尋見個接屎的傢俱？張海五一尋思，嗨！沒說的，這同志打仗掛花爲了咱窮哥兒們，真是咱們的親人！這麼着他就不顧一切——

〔接 唱〕隻手權當尿盆使，

捧屎他也甘心幹！

嘿，嘿，嘿，嘿！

軍：〔唱四曲〕日頭東升大亮天呀，
反動派的飛機嗚嗚轉，
沒法隱蔽機槍打，
捨命自己去把身子蓋！
旁邊來了個人壞蛋，
大天白日造謠言；

〔插白〕那鬼崽子說：『大哥，你快跑吧，不揪揪那死樣兒，一棒子濺死他拉倒啦！頭頂心飛機嗚呀嗚的，中央軍都攢上來了，快跑吧！』

〔接 唱〕張海五一聽直冒火，

一把抓住就往回牽！

嘿，嘿，嘿，嘿！

合：〔唱四曲〕行行走走又一天，
來到後方兵站醫院，
勝利到達目的地，
傷號感激實難言！

軍：〔接 唱〕兩行熱淚淌在臉，
掏出傷費叫買紙煙，
老鄉千萬請收下，

區區難表我心一片！

〔插白〕老鄉，除了咱翻身農民跟咱人民解放軍這樣比親人還好的照顧，那兒還能找得到呀，你快收下。

民：同志，你可說的對，咱都是窮家親人，好好照顧這是份內的事，要不這還是親人了？！

民：〔唱一曲〕咱們翻身老百姓呀，

軍：咱們人民解放軍，

合：血肉相聯難離分，

窮家親人真一心！

嘿，嘿，嘿，嘿！

民：翻身支援解放軍，

作戰保護大翻身，

合：封建殘餘都打倒！

天下窮人大翻身！

軍：〔白〕我說的沒錯吧？

民：〔白〕沒錯，沒錯，句句都對，咱馬上到張海五家，拜完年你就和他一起到我家吃年飯去！

軍：喲，你倒說到我頭裡了，是我去拜年請他吃飯，還要請你和街坊鄰居一塊上我們連部吃年飯呢！

民：〔拉軍〕不行，不行！我說在先，到我家吃，我家吃，今年翻身了，請得起啦！

軍：〔拉民〕不行，不行！到咱連部去，咱們已經做好了！

民：〔拉軍〕不行，不行！說啥也得上我家去！

軍：喲，咱們先別着急，先找張海五拜了年，再一塊上咱連部吃飯吧！

民：再一塊兒上咱家吃飯吧！

軍：先上張海五家吧，走！

民：說妥了嘛？走！

軍：走！回頭再說！走！

合：

〔唱一曲〕咱們翻身老百姓，
咱們人民解放軍，
血肉相聯難離分，
窮家親人真一心！
嘿，嘿，嘿，嘿！
翻身支援解放軍，
作戰保護大翻身；
封建勢力都打倒，
天下窮人大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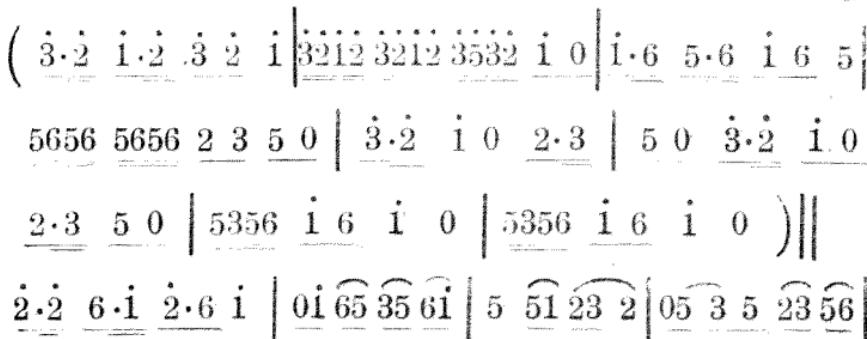
〔熱烈的鑼鼓聲中二人舞下場。〕

「親人」曲譜

熱烈的鑼鼓聲中二人上場

(一鳴曲)

(一曲) D調 4/4 (快板) (愉快熱烈)



新年好來新年好，今年更比往年妙！解放軍全國
反攻勝利要來到，軍民合作最重要；隊伍只管
咱們翻身老百姓，咱們人民解放軍，血肉相連



大反攻，蔣介石的江山！就要倒！
打勝仗，擔架勤務咱百姓！
難離分，窮家親人真一心！



嘿嘿嘿 嘿 (×××××××○) 咱們東北更熱不放
嘿嘿嘿 嘿 老鄉們出力真
嘿嘿嘿 嘿 翻身支援解

1. (3 3 2 3 1 0) | i. 2 1 6 1 0 6 5 | 3 6 5 - |

鬧，(×× ×× ×○) 反動派都敗進了葫蘆瓢，
小， 支援前線有功勢！
軍， 作戰保護大翻身！

0 1 6 5 6 . 1 6 5 | 3 5 6 0 | i 1 6 5 . 6 |

只要 胡蘆 口 一 卡 死， 活捉王窮
打 仗 就 是 爲 窮 人， 翻身的窮
封 建 勢 力 都 打 倒， 天下窮

2/4
i 06 | 5 6 i 0 | 5 — 6 — | i — — — |

八 就 別 想 逃！
人 那 勁兒 更 高！
人 就 大 翻 身！ 大 翻 身

(2 2 3 1 0 2 2 3 1 0 | 2 2 3 1 2 5 6 | i 2 . 3 1 0) ||

D 調 4/4 二 曲 (中速) (敘述的)

(5 i 6 5 1 2 3 1 6 | 5 i 6 3 5) ||

i 1 6 5 3 0 | i 1 6 i (2 3 1 5) | 6 6 i 6 5 |

提起那張海五 真不壽， 翻身堆裡的
那夜攻城 打碉堡， 翻滿天黝黑

部隊衝鋒先不表，擔架隊隨着
聽說這同志傷了腰，貼地爬下就
傷號感激難言表，翻身身農民

32 56 5 (6 5 6 1) 2 2 1 6 i | 6 6 5 3 5 2 0 3 |

好代表，腦瓜筋開化明白理道，他
不見道，同志們個個賽呀賽猛虎，那
也來到，黃同志手巾一擺打呀打記號，
往他靠，同志你快快爬上我的身，
實在好，流血犧牲也值得，咱

1 . 6 6 5 5 | 6 5 3 2 1 — ||

熱心參戰把江山保！
炸藥一響就端刺刀！
大家夥一個一個都臥倒！
等我指你往回倒！
前方後方心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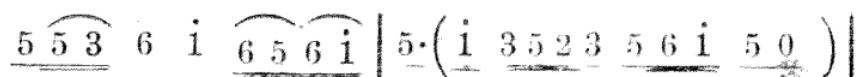
D調 4/4 三曲 (慢) (誠懇)

(6 6 6 6 6 6 i i i 6) | i i 6 6 5 3 2 3 5 6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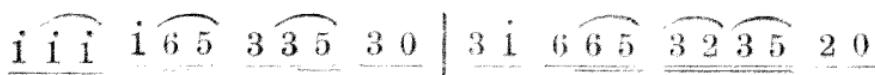
一想同志們太辛勞，
二想自己提過口號，

3 1 6 6 5 3 5 2 3 5 0 | 6 6 5 6 i 1 6 1 2 3 0 |

十冬臘月在戰場上跑，流血犧牲為咱窮人
上陣救護要立功勞，越想越急



咱們 哪能 誤了傷 號?
決心 各個 往前 跑!



二想咱翻身 有今朝， 多虧同志們 撐了腰
蛤蟆貼地 辦法巧， 爬着滾着往前找



(需要時可加此過門)

殺得敵人沒有命
手指凍的梆梆硬



窮人江山坐牢靠！
累的嘴裡氣兒直冒！

D調 4/4 3/4 四曲 (快板) (流利緊張)



子溜子打的噓噓叫， (需要時用此過門)
擔架隊心裡真難熬，
頭頂上機槍嘩嘩叫，
一口氣爬出半里地，
日頭東昇大亮天，

隊	架	志	勝	下	命	把	鬧	着	蒸	體	蛋
隊	志	勝	下	命	把	熱	等	難	員	壞	身
擔	黃	胳	脫	捨	再	冷	傷	大			
同	同	同	同	同	越	越	越	越	越	越	
跳	跳	跳	跳	跳	不	地	不	雪	不	地	
張	張	張	張	張	機	人	管	蓋	住	住	
沒	沒	沒	沒	沒	火	輕	輕	來	個	個	
急	急	急	急	急	地	邊	邊				
下	下	下	下	下	戰	衆	旁				
射	射	射	射	射	來	不					
自	自	自	自	自							

2/4
(i 2 i 2 6 0) | i i i 6 i 6 3 5 | (3 5 2 3 5 0) |
刺刀擗來炸彈撩，
張海五可就更心焦，
不管他雪厚捂住道，
安慰的話兒真親切，
大天白日造謠言，

6 5 6 i i 6 5 6 3 0 | (3 5 3 5) | 3 2 3 5 7 |

殺聲 一片 賽 潮 水， 三 制 戰 榜
耐着 性 子 暗 暗 想， 到 底 兒 這 累
不管你 石 子 稱 得 疼， 不 管 道 抓
又怕 傷 員 受 折 蹤， 探 看 住 就
張海五 一 聽 直 冒 火， 一 把 抓 住 就

6 5 6 i 0 | i 5 6 · i 5 |: (i i i 5 5 6 i 5 0). ||

打包 抄！ 嘿！ 嘿！ 嘿！ 嘿！ (×××××××○)
怎麼 好！ 嘿！ 嘿！ 嘿！ 嘿！
要量 倒！ 嘿！ 嘿！ 嘿！ 嘿！
拉爬 犁！ 嘿！ 嘿！ 嘿！ 嘿！
往回 拧！ 嘿！ 嘿！ 嘿！ 嘿！

揭 底

時：人民解放軍攻勢戰役行動開始時。秋天。

地：新解放區，某接近前方位置在交通線上的小縣城裡。

人：

尹素珍 二十一歲。人民解放軍某師宣傳隊的女生分隊長。
因為在宣傳隊的女同志裡邊是比較年長的，同時又是行政幹部，所以一方面還不凡她天賦的熱情活潑，他方面却又能耐性仔細團結同志。

許曼萍 十七歲，大家都管她叫小萍，活潑伶俐工作情緒很高，總不願讓別人說自己工作落後、不好，肯吃苦，大膽細心，全分隊的人都愛護她、喜歡她。然而她的好強底性格又常常使別人很難說服得了。是與尹素珍同一分隊的女宣傳員，上過報，立過功。

姜華 十九歲。女宣傳員。也是個性格開朗的女同志，不過比起別人來好逗樂，十足的樂觀主義者。然而工作起來極其認真，比起小萍來更懂事些，能很好的協助分隊長的工作。

地主女人 四十多歲，本街惡霸地主的女人，原住本城東

街，本縣解放後全家通過裙帶關係都隨反動派到瀋陽了，由於她自己是「女人」所以留下，心想反正拿她個女人也不能怎麼樣。留下可以看看到底誰拿了她什麼，將來可以報復。心地狠毒，被分地後「自動」移到西街，明面上表現「倒」了，實際留下財寶，反動派的證件準備翻把。

婦女會主任 二十來歲。樸實的城市貧民。

婦女會員 都是街裡的居民，姑娘媳婦老大娘都有，約七八人。

第一場

〔開場。遠處傳來解放軍出動的進軍歌。由遠而近，由近復趨遠〕

〔歌聲〕前進，前進！向前進！

人民解放軍鐵的行列向前進，

衝過山海關，

殺進南京城！

活捉老蔣報仇恨，

保護人民的大翻身！

我們勇敢、堅定，

繼續不斷向前進！

不達目的誓不停，

不達目的誓不停！

〔歌聲漸遠，許曼萍噉起嘴巴，挺委屈的上，分隊長尹素珍在後

面儘囉。〕

尹素珍：〔以下簡稱尹〕〔在後台由遠而近大聲叫喊〕小萍；小萍——小萍！

〔小萍走到台中猶豫了一下又擰轉身走了。〕

尹：〔上〕小萍，咋的了？咋回事兒呀？

許曼萍：〔以下簡稱許〕〔氣噓噓的〕我說男女就是不平等！……

尹：〔摸不清來由地〕你看你又咋的了呀？……

許：〔搶着說〕你看人家邱琳兵朗的小揹包一垮都出發上方去了，就咱們女同志落後，那會都落到人家後頭！

尹：〔恍然大悟〕噃——這哪能算落後呢？咱們這工作可也並不輕呀。這是前方後方的轉運站，前方下來傷兵，後方上去炮彈，都得經過這兒，咱們定得有人才行呵！

許：〔焦急地〕那炮彈有兵送，傷員下來，老鄉們都組織好了，要咱們幹啥呀？這時候在前方，到火線上照顧傷兵，那才重要呢！咳，真把人給急死了，分隊長呵！

〔唱一曲〕街裡的婦女都動員好

照顧傷兵人不少，

現在老鄉們都翻身，

幹起活來情緒高，

政府格外還派幹部，

親自組織和領導！

〔插白〕老鄉們情緒都挺高，還有政府幹部領導，要咱們幹啥呀？！

尹：小萍！

〔唱二曲〕老鄉們情緒雖然高，

不一定認識都很好，

這裡解放才幾個月，

工作困難要估計到，
政府雖然派幹部，
咱們協同也很重要！

許：那爲啥一定要叫咱們女同志留下來呢？

〔唱一曲〕宣傳隊裡好幾十人，

爲啥偏就留咱們，
女同志一樣也是人，
吃苦耐勞也都成，
這回不讓咱們去，
我看就是不平等！

〔掙白〕我看就是不平等！

尹：小萍，你又想不通了！

〔唱二曲〕前後方工作都重要，
咱不幹你叫誰來幹？
革命工作要分工，
女同志在後方很恰當，
還是安心好好幹，
咱們一起多討論！

〔白〕留下咱們就留下咱們唄，留誰還不一樣，反正這兒的工作
總得有人照顧才行！

許：有啥照顧呀，只要掏心工作誰也能行，這街上的傷兵工作都是婦
女會擔任！〔突然姜華的聲音大聲的在喊：『分隊長！分隊長！
——』小萍注意了一下又繼續跟尹說話〕我就不信，姑娘媳婦還
侍候不了個傷兵？！

尹：光侍候就行了？！……

〔姜華自後邊喊着上〕

姜華：「以下簡稱姜」分隊長！「從尹與許中間把她兩人分開，拉住

尹：〔分隊長，喫，我給你說——〕

尹：〔還注意集中的對許〕姜華也來了，咱們一塊兒來談吧！

姜：啥呀？〔故意俏皮小萍〕嘿，小萍你這個鬼傢伙，一聲不吱把分隊長藏到這兒了，人家這麼喊叫也不答理我一聲！

尹：〔向姜解釋〕我們在談話，沒聽見，啥事兒呀？

姜：你們在談啥呢？小萍！〔翹起姆指〕又是立功計劃，對不對？

許：〔故意把嘴脣一撇〕誰像你呢！

尹：姜華，你快說吧，找我「事兒」？

姜：〔立刻嚴肅地〕喫！告訴你門，謝科長說：今兒晚上部隊備不住打響，明兒個就可能下來傷兵，叫咱們趕緊在附近找些房子。

〔逗小萍〕喫，小萍，可別忘了呵，咱倆個比賽呵！

許：誰還比得過你呢？！

姜：〔故意氣她〕我知道你到了節骨眼兒上就不敢比啦，小丫頭還能跟老大姐比了？！

許：〔給姜一激，天真的不服氣地〕喫，喫！看你，『下巴噏上打鞦韆，嘴上勁兒多大呀！』比就比唄。找幾個房子有啥難的，現在老鄉們都分了房子，翻了身，咱去借，人家還會不樂意？

尹：你看，你又大話說到頭前啦，人家真要不借咋整？

許：〔天真的自信地〕人家爲啥不借呀？同志們負傷還不都是爲了老百姓？人家爲人民服務流血犧牲都不怕，借個房子住他咋還不樂意？

姜：哎呀，人家都像咱小萍就都登上『火！綫！報』〔一個字一個字用手指着重的指着空中唸〕啦！

許：〔假生氣的上去打姜，姜就逃走，繞着尹跑〕姜華，你這個油嘴總有一天要叫耗子啃了的！〔攢上姜就善意的打姜〕

姜：〔怪叫〕啊！——

尹：〔調和地〕真是，像小萍這樣登上『火綫報』的人可並不多呢！

許：〔故意地〕分隊長你也說！我們不來了！

尹：來來來！既然要比賽就提出條件來嘛！

姜：對！〔故意〕小丫頭，聽老人姐先提呵！

〔唱三曲〕不能够寡把房子找，

要向房東宣傳好；

愛護咱們傷病員，

不怕麻煩不怕鬧，

就像對待家裡人，

真心誠意多關照！

許：那算什麼，我再給你補充幾點：

〔唱一曲〕房子要在近處找，

房東家裡不吵鬧，

屋裡天天要打掃，

清潔衛生空氣好，

咱們照顧也方便，

保證傷員不煩鬧！

〔插白〕分隊長，我們一定要給傷員找好房子住！

尹：對！咱們就趕快動起手來！

〔唱一曲〕聽說傷員要來到，

咱們趕緊去把房子找！

齊：〔接 唱〕要向房東宣傳好，

房子乾淨也重要，

傷員就像回到家，

心裡痛快病就好！

姜：〔緊接〕分隊長，你就給咱倆當評判！

許：〔拉姜欲走〕對，咱這就去！

尹：我也要去，咱一塊兒走！

姜：不，分隊長，我倒忘了，謝科長還找你談佈置明天的工作呢！

許：〔性急地〕那咱倆走，你走那頭？

姜：隨便，我就走東頭！

許：對，我就走西頭！

〔剛一說完兩人撒腿一溜煙就跑了。〕

尹：〔本來還準備給她們說話，一下小萍走了，擰轉臉來姜華也走了，于是乾脆就轉過身去，吆喝地〕噃——你們早點回來啊！別等天黑了！

〔也跑跳着跑下。〕

〔第一場完〕

第二場

〔舞台正面一堵牆，牆上貼着偽滿時期瀘鑄印刷的大張宣傳畫「愛路圖」，偽滿時期的年畫「小老媽回家」與蔣佔期遺留下來的打着青天白日旗底「百子圖」「昇官發財」，都被一層厚厚的塵埃所覆蓋，看去很髒。牆下就是一鋪土炕，炕頭靠右角上拐出一疙瘩來就是個鍋台，灶火門子開在朝台右，鍋台上擺着瓢盆碗盞，鍋台炕沿之間有一堵尺把高的小灶壁，上面攏着一案板餃子，因為有布蓋着，所以觀眾現在看不見。地上放着幾張凳子。〕

〔開場，奏第四曲。地主女人慌慌張張的提着個討飯棍子與討飯用的洋鐵罐從外邊跑回，到了門口四下瞭了一眼就跨進門〔門在左前方，演員用動作交代。把門推上——門沒有栓——用手一陣陣撫摸胸口，平平氣，又開溜門來走出門外，鬼祟地窺探一陣，惡狠地哼了一聲，又回屋，把門關上。〕

地主女人〔以下簡稱地〕：「憑狠地把棍子罐子一擰」哼！真沒有見過！

〔唱四曲〕如今晚，世道顛倒顛！

窮棒子翻身掌大權；
到處吆喝勢頭大，
分房傍地倒浮產，
分房傍地倒浮產！
窮棒子說話啥都算，
硬把咱豪紳地主的
家業都整光，
我越思越想越惱恨，
氣的我渾身打戰戰！

〔氣惱地插白〕哼！氣死我了！

自打那，八路來這邊，
就知道天頭要大變，
隨身帶上財和寶，
喬裝改扮把家搬，
城東頭搬到城西頭！
房子地土我全不管，
只要能保住值錢的財寶就不怕，
等將來中央往回打，
我還是照舊把福享！

〔白〕〔切齒地〕我，唉——提到嘴邊我就生氣！這些臭窮棒子真是要翻天了，今兒瞞明兒分的，簡直都沒個完！……「地主坑人」，誰叫你爹沒生下你一付坑人的命？！哼！真他媽拉個巴子的氣人！人家吃辛吃苦坑下來，你們來承現成的？！咄，靠不住！

老實告訴你，人生下地誰也不是傻瓜！幸虧你老娘見識遠；中央乍一退，家裡老爺子、姑娘小子都隨着李副官上了奉天，要不呀，刀把檣在你們手裡，由你們擺弄啦！唉，我老娘們一個嘛倒不怕，可是東街裡那些冤鬼都認識我們老爺子；振德堂王家名聲大，沒法子，我算是豁上了！唉！生把咱們那幢一色青磚砌的黑漆門樓大房院，叫窮棒子佔了！媽巴子的！蓋的時候我們老爺子化了多少心機？！這些刀砍的窮鼴犢子……城跟前的二百來垧地就沒給留下一垧！哼，老爺子說的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地榜了，房佔了，老娘我自家個也沒法子，找了個遠處，搬到街西頭，可是值錢的手飾衣裳你就沒法整！叫我埋了些，輕巧些的我就帶上，明面一瞅，咱窮了，沒法過了，要討口吃了！〔學討口的〕哎呀——老爺太太可憐可憐，咱沒法活了呀！……蹲！觀音菩薩不修不成佛，騎毛驥看唱本你走着瞧吧！……〔換口氣〕唉，就是眼目前兒不好對付，人家都說：「當地主的都是九頭鳥，剝了一頭還有八個頭。」我自家個裝窮，街裡農工會，婦女會看樣子還信，可就是越闊越嚇唬怕整到我頭上，這可咋整？

〔唱四曲〕這幾天，越鬧越兇險，
門角裡拉屎怕亮天，
王老太太我怕揭底，
窮棒子偏就沒個完！
窮棒子偏就沒個完！
到處嚷着杏的嚴，
硬不讓豪紳地主
逃過這一關，
要不是好好操份心，
備不住找到我們前！

「看見灶壁上擋的一案板餃子」哎呀——嘖嘖嘖，這要叫窮棒子
看見了我天天吃包餡兒的還了得？趕緊煮了它吧，〔動手揭開鍋〕好，水都早開了！〔下餃子下了一半〕呀，這是包的兩頓的，一頓咋能吃得了！……唉，不能留，備不住明兒就有人來查，對，擰也把它擰下去了！〔全下了鍋，又添一把火，又假裝燒水，出門窺探了一番回來推上門〕這熊門，窮棒子住家連個門
友也沒有！〔驚醒似的〕哎呀，噪吵着要查，可我那包東西往那兒擰呢？！〔警惕地走到炕梢——左邊——地上，抱起柴火，又揭起木板，拿出一個白包袱〕這往那兒擰呢？〔着急地想〕擰水缸底
下？……不行！人家一翻就翻着了，還沒柴火底下好呢！……
擰後院茅樓跟前地下吧！〔欲出門〕不行，碰着有人上茅樓就壞了！再說擰在外頭總是不放心，……這可咋整？〔急得屋裡直打轉，不自覺的往肚子上一碰〕唉，我要能把你一口吞下肚就好了！〔突然發現什麼似的〕呀，看我笨的，好了，好了！我就把它綑在肚子上！〔脫下外衣，把包袱狠命往肚子上綑，綑好又套外衣。這時許曼萍興高采烈的上。〕

許：「唱一曲來到街裡把房子找，

家家老鄉都挺好，
騰出的地方挺寬敞綽，
一蹤五間順大道。
這會天氣還不晚，
再找幾家能找到！

〔到地主女人家門口打門〕

〔白〕老鄉，老鄉！開開門兒！

地：〔聞聲慌張地背着身子，倒退步子走着想去堵住門〕誰呀？等一等！〔延宕時間地〕哦，等一等，就來了，別忙呵，唉——

許：〔自語。順手把門推開〕咋的了，這老鄉？〔進門〕老人娘！你

幹啥呢？

地：〔容急，仍背向許〕喫，喫，不幹啥，〔掩飾地，一邊趕緊在扣紐扣〕唉，再下上幾回雨，天就該冷得呼噠！

許：〔奇怪地〕老大娘，你咋的了？外邊拉天氣好好的那在下雨呀？

地：不，我是說……〔已扣完鈕扣，這才完全變得裝腔作勢的應酬起來〕……哎呀呀，今兒起啥風官家人也踩進咱們門口來了，你請坐呀，〔用袖子擦板凳，故意殷勤〕你看我，真老糊塗了，來客也曉不得快張羅張羅，來，坐，坐！

許：不，老大娘！

〔唱一曲〕大娘大娘別客氣，

有件事情麻煩你；

〔音樂停插白〕大娘，有件事要麻煩你呢！

地：〔插白，虛偽地〕唉，八路軍一來啥事兒都太平啦，還麻煩個啥呀？〔含意深長，實質上是先堵住許的口〕官家下了命令，啥也不准打攬老百姓，這就挺好！

許：〔白〕你聽呀老大娘！

〔接 唱〕部隊前方去殺敵，

掛花下來的要休息。

地：〔插白，虛偽地〕唉呀，活生生的人把生子骨打壞圖希個啥呀？

許：〔白〕爲了保護窮人翻身唄，老大娘！

〔接 唱〕要在鄰近找房子，

準備傷員來這裡！

〔白〕大娘，我是來向你借房子的！

地：房子？！〔世故地，拐彎抹角的推辭〕唉，不用商量，你們官家下個命令，誰還敢不讓住？住到誰家就誰家唄！〔又轉口氣〕唉，要說嘛房子可還是街那邊拉的好！唉，反正你樂唄的就住的唄！

〔旁白〕哼，房子還能借給你了？借你不就全都瞞哄不住了！

〔向許〕嗯，你快請坐呀！

許：〔旁白〕這老大娘咋的和誰家也不一樣，許對我們不了解，對，我給她宣傳宣傳我們的群衆紀律。

〔向地〕我說大娘呵！

〔唱一曲〕我們是人民解放軍，

人人都懂得百姓，

借你房子住傷兵，

屋裡的東西請放心。

絕對注意不亂動，

要有損壞〔就〕按價賠！

〔白〕咱們偷都不動你的，老大娘，你放心好了！

地：放心——〔旁白〕再放心啥都叫你們整出來啦！〔向許〕哎呀，真是逗樂着呢！我說這位同志呀！

〔唱四曲〕這同志，真會調理人，

咱這窮家那能住你們，

房子太窄炕不寬，

家裡邊只有我老娘們，

家裡邊就我一個老娘們，

〔插白〕要不是寡我一個老娘們還有點病呀，真是，想請也請你們不來呢！真是不湊巧！

要不是我有氣鼓病，

真盼着咱們隊伍上弟兄

住咱家！

偏碰上這回不湊巧，

實在是得罪同志們！

〔白〕真是得罪你們，唉，眼下這世道就是天不從人願，真沒法子！

許：〔旁白〕這大娘才格別呢，怎麼宣傳也不行，咋整？我還是給她宣傳！

地：〔看鍋，旁白〕哎呀！餃子都開鍋啦！

許：〔轉回臉見地主女人在掀鍋〕大娘你在煮啥呀？

地：〔擋住鍋〕哦，早晨剩的些糊糊！〔趕快轉話題〕我說這麼的好了；呵！你明兒來，呵！明兒來！〔旁白〕這毛丫頭咋這麼割癢人？還不走！

許：不，大娘……〔旁白〕不行，她實在不瞭解我的意思，我一定堅持慢慢耐性宣傳！〔向地〕大娘，我明兒來也行，不過你肚子裡有病，我看不要緊，大娘！漲得燙嗎不？〔順手去摸一摸大娘肚子〕

地：〔觸了電似的突然〕哎呀——碰不得呀！〔旁白〕這哪個死心眼兒！〔向許〕同志！你明兒來吧！別耽誤你功夫！

許：〔真誠的〕不，不要緊。咱們有大夫，我引你去檢查一下！走，大娘，不遠遐！

地：〔旁白〕咋碰上了要命鬼了，纏住啦！〔向許〕大娘走不動，同志，你回吧！

許：走不動我扶着你，來，大娘

地：〔逃開〕不，不不，你請回吧，同志！

許：〔無意識的〕不怕的，叫大夫一檢查把肚裡東西一取出來就好啦！

地：〔大吃一驚〕你說啥？同志，你說啥？

許：取出來就好了！

地：〔誤會了，故意裝病〕哎呀，你說呀，我又犯病了呀，哎呀呀！快呀，你明兒來吧，讓我清靜會兒呀，哎呀！……

許：大娘，我看看，我看看！

地：慢，別別，哎呀，痛得不能碰呀！

許：我看怎麼治，大娘，我還懂得治病呢？

地：哎呀，不用不用，你請回吧，哎呀……

許：不行，大娘我一定給你找大夫去！

地：哎，可別找去，可別找……〔許剛站在〕好啦，好啦，哎呀
呀！……

許：有病不治咋成？我定得找去！

地：哎呀，好啦，好啦，不作的啦！

許：〔懷疑地〕好啦？

地：瞧，好啦，你明兒個來吧！

許：乍這麼怪呢？

地：啊？〔又裝腔作勢地〕呵，哪……〔輕微的〕哎呀，哎呀……好
啦……

許：〔旁白〕我看就不像真有病！存心不樂意借房子！〔向地〕對，
那我明兒個來！〔走出門去，地主女人鬼頭鬼腦的跟着，許轉
回臉來剛瞧見，地主女人就馬上又哎呀哎呀蹲着轉身縮回去了。〕這老人娘真不對頭，我回去找分隊長商量去！〔下〕

地：〔故意蹲着還是探出去看〕哎呀，哎呀……呃，好瞧……哎
呀，哎呀……〔自語〕這回真走了吧？！〔不見人了〕咄！〔回轉
身見鍋已開透，惱恨地〕噠呀——餃子都沾了鍋底啦！唉，真白
瞎了。〔抽掉柴火。罵〕媽拉個巴子，碰了那個喪門璇兒的，叫
你走到我家裡來呀？這些挨槍子兒的！〔聞到鍋裡發散的胡味〕
噠呀，倒煮成一個坨兒了！把麵都糟盡了！〔摺到碗裡就吃，漫
了粥〕他媽的倒霉倒八輩了，漫漫漫！〔一邊吹涼餃子，一邊毫不
放鬆的拼命吃，吃得很快，一碗又一碗，又吹又吃，吃得漲不
下去，就慢慢的吃，實在飽了〕

地：我索性剝了它，省得叫人欺見，眼目前兒人家窮人打腰，有共產
黨讓他們頂腰領，誰不給吃的，早先館就是倒幾鍋餃子算啥？他

能咋的？〔到門口向外獄一下正欲端餃子出去倒，突然傳來遠處群衆的喊聲：「清查地主！」、「窮棒子團結起來」、「挖出底產買牲口！」、「徹底打垮封建！」〕

地：〔一聽就慌了，趕緊把餃子倒在碗裡然後走到門口把背往門上一靠就硬往下吃〕好，溜上了，我都吃了它！〔遠處又有口號聲，地主人人口拚命吃，一下噎住了，只好困難地用筷子在碗底上撈幾下。又吃，噎得直打膈〕呃，呃，呃！……

〔小萍从外邊吼着上〕

許：你看我這人多馬虎，忘了問一下這老大娘姓啥，我問問去！〔一推門把地女人推得差一點摔倒了。進門〕老大娘！

地：〔藏過碗，趕忙坐到右邊方凳上〕你，你明兒……呃，呃……

許：對，我明兒來，老大娘我忘了問你，你貴姓呀？

地：我……呃……我姓王……呃，呃……〔自語〕問這些幹啥呀？

許：老大娘咋的了？〔見擺開的吃餃子樣子，和餃子〕

地：〔自語〕糟了……

許：唉——悄悄的吃餃子吃病啦，我說咋不肯借房子呢？〔擰轉身就走〕

地：〔着急地攏上去〕〔打膈〕呃，呃！……唉，哈！你倒別走呀！吃了飯再走……呃，呃！哈……〔許已走。回屋〕糟糕！不趕趟了，快把剩下的餃子倒了！〔把剩下的餃子往灶火門子裡倒〕呃，呃！這臭丫頭蛋子見我吃餃子，要一說出去不曉得要惹下多大的禍呢，唉，大天白日碰到了喪門神！我得趕緊哄她去，對，我趕快去！〔一轉身就是一個飽膈〕呃！〔一邊搥胸一邊下〕

〔第二場完〕

第三場

〔台正中一正小長方桌，其他可不用什麼別的，這是女生分隊住屋的外間，門也開在左方，用動作交代〕〔姜華走得滿頭大汗的上，尹素珍一手提一水壺，一手端碗自裡屋上——裡屋門開在右後角〕

姜：〔喊着上〕分隊長，分隊長！

尹：你回來了？我也剛回來，渴得要命。喝水吧，房子找了多少？

姜：找了六間，都在跟前。那幾個房東可好了，都是剛翻身的老百姓。

尹：我也找了六間，就順着這大街一拉溜，那些房東也挺好，燒水幹啥都沒問題！

姜：小萍呢，咋還不回來？

尹：是呵，〔到門口看了看〕天快黑了，他唯還不回來，小萍這傢伙一定找得多，她就最怕落後！

〔正說着，小萍回來了。〕

〔尹與姜同時過去。〕

許：噃，你們都回來了？

姜：我們正叨咕你呢！小萍，你怎麼才回來，找了多少房子？

尹：咋回事兒，是不是碰上壞人了？房子找着沒有？

許：房子找上了，順西街一蹣五間，就是最後尾兒那老大娘「曉」，房子不借，還偷着吃餃子！〔好奇地〕曉，你說他爲啥偷着吃餃

子呢？

尹：大概許是不敢公開吃喰！

許：那傢伙長的皮膚雪白，說話呱呱的，我乍一進去她還在偷偷摸摸藏噏東西似的，我看準不是個好人。

尹：早先都不認識她？那大概一定是個壞蛋吧，要那樣咱可不能放過了她！

姜：咱們去盤問盤問她去！

許：我就第一個不能放過她，分隊長，咱把她抓回來去！

尹：等一等，等我戴上帽子紮上皮帶！

〔尹進裡屋去紮皮帶去〕

許：快一點兒呵！

姜

〔地主女人恰在這時候漲得寸步難行地打着膈上〕

地：呃！瞞你們都在哪！呃，你們先生呢？都開走了？

姜：〔不認識，懇切的趨上前去〕老大娘，啥先生不先生的，咱部隊上都行叫教員！

〔許見地主女人上就生氣地去找分隊長去了。〕

地：嗨呀，倒是老了，這些文明詞兒都轉不過轉兒來了，啥先生啦，當家啦，男人啦，八路軍又行叫教員啦，我看都一樣，〔尹與許上〕〔向尹討好地〕這同志你說是不是？那些男人真都是沒良心的，把這樣好的太太撇下了自個就開走了！

許：〔向尹〕就是她！〔向地〕不許你胡說，你來幹啥？

地：呀，你看你腿多長，緊着慢着叫你吃了飯走，你一溜煙就走了，咋擋也擋不上。眼目前兒咱軍民一體，勤勞報國嘛，吃頓飯怕啥，高粱棒子，沒好的。

許：誰吃你的？

尹：〔向許〕你先別急！

地：是呀，不要好心當了驢肝肺呀！我大娘倒是比你大出一二十年！
是不是？

〔唱四曲〕大娘我原是實心人，
說那話全是爲你們，
老虎憑山官憑印，
大姑娘出門靠男人，
大姑娘出門就憑男人！

許：〔插白〕你放屁！

姜：別瞎了你的狗眼！真不是好人！

尹：我問你，你是幹什麼的？誰叫你胡說？

地：〔接 唱〕不聽我說話我不說，
用不着橫眉豎眼的
欺負老年人！
這真是狗咬呂洞賓，
不識我大娘的好人心！

〔白〕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不聽拉倒，大娘我這就走，你們乍一點不愛護老百姓！

尹：〔攔住〕不准走，誰讓你胡說八道？

姜：我看就不是個好人！

許：絕對不是個好人！

尹
許：〔唱二曲〕誰讓你來說壞撥舌？
姜

你目的到底是爲的啥？

許：〔接 唱〕剛才，你在家藏些什麼？

尹：〔接 唱〕趕快坦白，快說話！

尹
許：〔接 唱〕要是講了放你走，
姜

要不坦白不讓你回家！

尹許：快說！你是幹什麼的？你家有些什麼人？
姜

地：我，瞞，這是幹啥呀？用不着上這麼大火，人娘真是一點別的意
思也沒有，說得不中聽了就算我放屁！〔欲下被擋住〕

尹：快講！

許：一定要講，快講，你明面上是窮人，那來的錢吃那麼好？還到這
這裡胡說八道！

尹：快坦白，你到底是幹啥的？

地：老百姓唄！

許：我看你就不是個好老百姓！

姜：我找婦女主任去，準不是好人！

〔姜跑着下〕

地：〔一見姜下就慌了，馬上又裝病〕哎——哎呀，我又犯病了呀，
我肚子痛呀，哎呀……你們行行好放我回家呀！

尹：哼，你別裝了，不准走！

許：剛才也是裝病，你瞧她皮膚雪白哪一點像窮人？……你是不是地
主？

地：是地主，瞞呀，房子地早都叫你們分啦，我眼目前腦瓜筋也開
啦，啥也沒了你還不是窮人？

尹：分了你浮物沒有？

地：咱就是有點敗家的地皮，那還有浮物呀！

許：對啦，她準定是把浮物藏啦，要不爲啥她偷着吃的這麼又白又
胖？謝科長不是說要翻封建就要澈底，我看這人大概許就是沒澈
底，所以她才作怪呢！

地：〔一聽許的話打中要害〕氣呀，折蹬死人啦！〔一屁股坐地下〕
哎呀……

〔姜華與婦女主任及婦女會員們上〕

姜：〔在屋外〕就在這挖寶，婦女主任！

婦女主任〔以下簡稱婦〕：我們早先都叫她給矇住了呢！這傢伙可會要死狗啦！

〔地主女人一聽見婦女主任聲音就縮到桌子底下，尹許二人就去拉她，地死也不出來〕

婦：〔進門〕快出來，有理你就說！

衆：快出來，別裝相了！

許：婦女主任，才剛我到她家借房子，見她在肚子上不知鼓搗些啥玩意兒，後來她說是氣鼓病，不讓我碰！

衆：有假！

假的！

我們不信！

咱們檢查檢查！

婦：對，咱們檢查檢查！

〔地主女人放聲大哭，在地上打滾〕

衆：你別裝，檢查！檢查！

地：欺負人贓！

許：你別裝蒜！

婦：不准胡說！

〔衆人在地主女人身上搜出一個白包袱，裡面除了金銀手飾、衣料外還有一本眼，國民黨縣黨部題的字，藍綢底子白字：「本黨信徒」〕

衆：哼，還藏著這麼多財寶！

這賬本上都是記的窮棒子的名字！

噠！〔指題字〕拿着這反動派的題字還準備翻把呢！準備翻把呢！

婦：你門看，這傢伙可真不簡單呢！原來就是街裡的惡霸地主，反動派跑了她一家人都穿了鬼子鞋蹤了，留下她一個，咱們差點叫他矇住了呢！她蹲在這圪不跑是爲了翻把起來記住誰誰的名字，咱這一下可得好好追根溯源的叫她把壞水都吐出來！

衆：看那樣兒就不是好玩意兒！

咱澈底翻爭她！

扣起來！

地：〔磕頭〕你們可要修修德呀，說話尋思着說！

衆：你胡說！

許：今兒得把她的底兒都揭出來！

姜：揭出來，一點都不能留！

婦：同志們，這傢伙要不是你們性高把她揭發出來，我們還得叫她矇一個時候呢！

地：娘呵，爹呵！這可叫我咋活呀，天哪！

許：不准哭！

衆：不准哭！

地：呵……〔突然變臉〕不哭就不哭，你們這些臭窮棒子！

衆：〔氣壞了〕呵？你服不服？你認不認？

婦：〔唱五曲〕你，別以爲你裝得像！

衆：〔接唱〕別以爲你裝得像！

婦：〔接唱〕你，別以爲你裝得好！

衆：〔接唱〕別以爲你裝得好！

全豐：〔接唱〕壞心地主你往哪裡跑，
你往哪裡逃，

我們，我們天羅地網到處擺！

窮哥姐妹心一條，

把地主壞根都拔掉，

堵住漏洞，
窮人的天下才牢靠，
挖掉壞根，
窮人的天下才牢靠！

婦：走，走！〔向衆〕把她押到區政府去，咱婦女會開會好好鬭爭她！

衆：走，好好鬭爭她！〔衆推地主女人下〕

婦：〔招呼許等〕同志，你們也一塊去吧！

尹：對，你們先走，我們告訴一下上級去！

婦：好，那就快來呀！

衆：快來啊！〔下〕

尹：小萍，後方的工作也重要吧？這樣的人家住土傷兵非鬧亂子不結！

許：這下我可明白了，後方的工作重要！

姜：小萍，這回你可又得上火線報啦！

許：〔高興的，故意〕去你的，走，咱找謝科長彙報工作去！

尹：走吧！

姜：走！

〔奏第一曲中全體下〕

「揭底」曲譜 鐘渭曲

前進曲 (後台齊唱)

F 調 2/4 (深沉有力)

前進！向前進 向前進！人民解放軍
鐵的行列 向前進！衝過山海關，殺進南京
城，活捉蔣賊報仇恨 保護
人民的大翻身。我們勇敢堅定
繼續不斷 向前進！不達目的誓不
停，不達目的誓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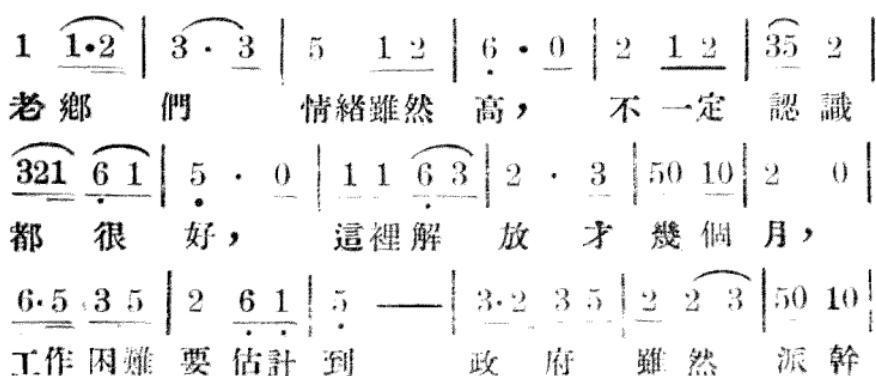
F 調 2/4 第一曲 (許曼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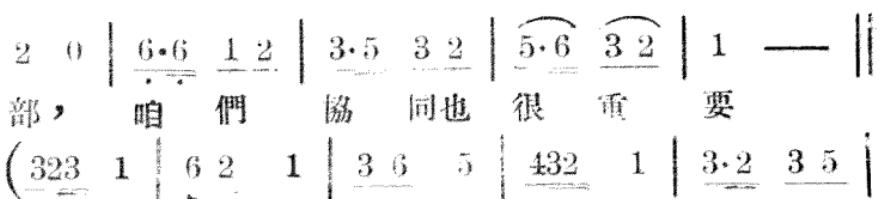
(稍快)



F 調 2/4 第二曲 (尹素珍唱)

(中等速度，說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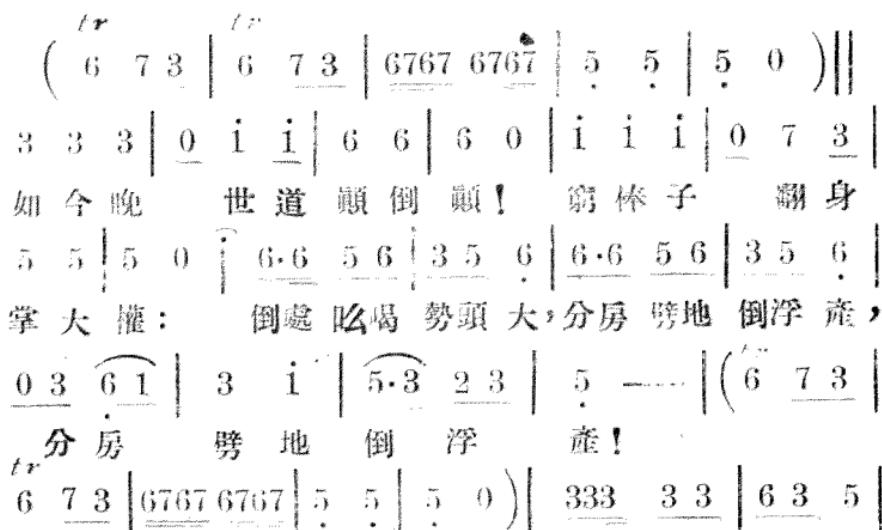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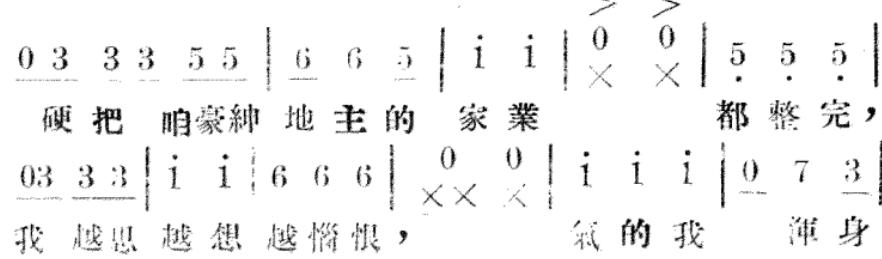
(此過門用於較長的對話)



F調 23/4 第三曲 (地主女人唱)



窮棒子說話啥都算



5 5 5 || (6 7 3 | 6 7 3 | 6767 6767 | 5 5 | 5 0) ||
打 戰 戰 !

F 調 第 四 曲 (齊唱)

3/8 (慷慨有力)

(5 3 3 5 | 3 i 2 | 2 6 i i | 6 3 5) ||

0 6 i 0 | 5 3 3 5 | 3 i 2 | 5 3 3 5 | 3 i 2 |

(領)你，別以爲你裝得像！齊別以爲你裝得像！

0 6 i 0 | 2 6 i i | 6 3 5 | 2 6 i i | 6 3 5 0 |

(領)你，別以爲你裝得好！別以爲你裝得好！

i . 6 | 5 6 | 3 V i 2 | 3 . i | 2 V 2 3 | 5 . 6 |

壞 心 地 主 你往 那 裡 跑， 你往 那

5 — | 5 — | 5 6 056 | i . 6 5 6 | i . 2 3 i | 2 — |

我們 我們 天羅地網 到 處 擺，

6 i 6 | 56 i | 2 3 | i . 3 | 5 6 5 3 | 5 5 |

窮 哥 姐 妹 心 一 條， 把 地 主 壞 根 都 挖

5 — | 2 . 7 | 67 6 | 0 6 5 3 | 2 2 | 5 5 | 5 0 |

掉 堵 住 漏 洞 窮 人 的 江 山 才 牢 靠，

5 . 3 | 2 3 2 | 0 2 3 2 | 5 5 | 5 2 3 | i — |

挖 掉 壞 根， 窮 人 的 江 山 才 牢 靠！

生 路

時：東北人民解放軍一下江南，第一個冬季戰役開始時，氣候酷寒的嚴冬。

地：某接敵區的屯子，靠近火車道，現在這裡剛驅走敵人不久。

人：

張經祥 五十多歲，撈青戶，全身僅以蘆袋片擋住，由於冬日的嚴寒，就不斷揀些毛柴生火取暖，因之手臉熏得烏黑，頭上留髮辮一支，自頭頂搭到脖頸。

老大娘 將近五十，其妻，一身同樣破舊不堪。袖綻疊補綻。和丈夫合披一塊蘆袋片。下身破棉褲的棉絮一塊塊的都露出來了。

小 珍 十四歲。其女。穿一破舊對襟男人襪子。是一個懂事的女孩子。

余德明 二十四歲，山東人，東北人民解放軍某部的排長。當過戰士班長。抗日戰爭就參了軍。農民出身，懂得農民的苦處。

秦海山 二十六歲。余排長掛裡的班長。

沈克華 二十六歲。翻身農民出身的戰士。直爽，熱情，然而有點冒失。

李金鎖 二十多歲。戰士。翻身農民。

朱自強 二十多歲。戰士。翻身農民。

王福生 二十三歲。戰士。

石柱子 二十三歲，經祥之子，官名張得貴，爲國民黨徵去的壯丁。自中央軍五十師逃回來，上身短及膝際的美式棉衣，大盤軍帽。

開場

腳飄過雪。地下薄薄的蒙上一層白色，天寒地凍，西北風刮得發出尖厲的呼嘯。

這是榜青戶張經祥家，像北滿一般的農家屋，是分成裡外兩間，裡屋一鋪炕，是睡覺並息的地場。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外間屋。台正面正是隔斷裡外間的牆，靠右手〔觀眾右手〕開着，裡間的門，一個破門框，掛着半截油漆起來然而已經破爛不堪的「門帘」。從門再往左一尺來處，貼着一個灶台，灶火門子就朝右邊開，灶台向上三尺來高的牆上貼着破舊的灶神爺，對子和橫額。橫額是「東宮司命」對子上聯是「上天言好事」，下聯是「下界保平安」，像下了一塊沾滿灰塵的擋板，上置香爐。地上拉拉雜雜的堆着秫稈，高粱桿等引火物，門右一口缺了一塊口的破水缸。緊挨水缸放着一隻破木箱。顯得空落，寂寥和到處潛伏着的難耐底寒冷。

外間屋的入門開在左邊挨近台口的地方，不用臺，只須用動作交代出來就可以了。

張經祥自裡屋默默地出來，呵着氣，搓着兩手，風可以從任何一個壁縫裡吹進來。冷。他去撥弄灶火，灶火已經滅了。屋裡的一切都叫人感到不順心。

張經祥〔以下簡稱張〕：〔唱一曲〕

烟囱斷烟，
鍋裡沒有糧；
北風嗖嗖賽尖刀，
一家大小沒衣裳，

〔風吹得門直搖幌，老頭縮緊身子咬緊牙。〕

地面不穩，
胡子變了中央；
刨牆挖地樣樣搶，
天寒地凍一家只剩四堵牆。

〔又是一陣風自門縫裡直吹進來。老頭無可奈何的只好把身子縮成一團。〕

〔唱一曲〕捱青一年，
家口沒法養；
天氣越冷風越緊，
越是窮頭越遭殃：

〔一陣風把門吹開——配効果風聲——，趕緊迎着冷風去關上門。〕

綁走老二，
家敗人又散；
胡子中央兩頭搶，
害得老民遭禍殃！

〔白〕瞬！俗語說馬善有人騎，人善有人欺。咱們這窮老博代，真是壓折的樹枝，永輩也翻不過個兒來。光復了，光復了，不走字兒

的還是不走字兒，滿洲國「打腰」的，眼目前兒在中央手裡還是照樣兒抖神，唉！一肚子窩火只好暗氣暗驚，自從上那個月石柱叫大排黑更半夜抓到農安街裡當了中央隊，這人家就愈來愈不成樣子了，備不住這一輩子，不知道還回不能回？！〔傷心地〕別像早先年鎖子似的叫日本子抓到鷄西，到底兒填了炭坑！〔切齒地〕這些吃紅肉拉白屎的龍犢子，總有一天，嘿！〔氣的跺腳〕……家裡沒個頂事的，寡剩下老的小的，啥事兒也整不成。降隊，中央胡子三天兩頭出來搶，見啥整啥，整得人沒個活，張家店一百來戶人家，能走的都走了江北，不能走的就在這疙瘩硬挺。自一來是窮，二來是二小子當了中央隊，到江北去要叫八路上知道了咱家有人當中央那就不好辦！〔猛然想起什麼〕嘿，不提起還想不着，昨天晚咕咚咕咚的打了一宿，備不住八路今兒打了過來呢！石柱的那張催命符，那張啥「國民兵役證」得趕緊藏起，別等八路過來了再臨時上轎扎耳朵眼兒。〔喊〕小珍！小珍！

小珍〔以下簡稱珍〕：爹！〔冷得縮着身子上〕

張：告訴你媽，把你二哥那啥「國民兵役證」給我藏起來，備不住八路過來，見了可就沒治了！

珍：爹，八路能來嗎？

張：備不住！

珍：那可就好了！

張：好啥呀，咱們家有人在中央隊上幹，要叫知道了那才沾包呢！備不住人家說咱是中央派，死腦筋，那就沾老包了！

珍：二哥他又沒樂意去，那是叫人家生拉活扯硬綁走的呀。

張：誰還管你各個兒樂意去的還是架去的？！人家的心思你還摸着了？〔在擋板上取一支綫香點燃插在香爐裡，作揖〕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珍：爹，不怕的，伏天八路軍還在咱們屯住了一宿，又担水又掃院，又唱歌又谝噏。西院孫大娘戶家豬官根發就隨着他們當兵去的！人家八路軍才不會咋的呢！

張：不會作的？別說了，當真八路來了，你可別漏了氣，讓人家知道咱有人當了中央派那可就毀了！

珍：我不知道；中央來了也怕，八路來了也怕！

張：爹活了這一把年紀還沒有你知道，快把「國民兵役證」叫媽取給我藏起來。……聽，一天一宿肚裡沒撈到東西了，你把你媽的蘿蔔片也取出來，爹湊合着出去借一半升苞米馇子，對付幾天！

〔小珍進屋取東西。風吹得屋子都要搖幌了。〕

〔小珍取蘿蔔片，兵役證上。〕

張：操心看門！〔接過蘿蔔披上，將兵役證書掖到身上，又覺得不好，最後把它放到擋板上面的香爐底下。〕唉，還是擋香爐底下吧，不打眼！

〔自灶上取一小瓦盆出。〕把門關上！

珍：爹，啥時候回來呀？

張：不大會兒！〔開大門出。一關門迎面一陣冷風，吹得小珍直打噴嚏。她趕緊縮回身關上門，〕

珍：〔唱二曲〕天氣冷，

衣裳單；

肚子空，

週身悶。

爹爹年老身體衰，

頂着風雪去求借！

家家窮，

家家寒；

中央軍，

把人害。

誰有餘糧往外借？

誰能把咱來可憐？！

〔小珍回裡屋〕

〔東北人民解放軍某部，余德明排長經一夜行軍，風塵撲撲，持美式衝鋒槍健步上。〕

余德明：〔以下簡稱余〕

〔唱三曲〕北風呼呼颶，
遍地白花花；
夜行軍，到天明，
隊伍要駐紮！

來到蔣佔區，
煙少人也稀；
中央軍，養胡子，
百姓哭啼啼！

解放軍來到，
人人都歡笑；
反動派，胡子隊，
一起都逃跑！

我，余德明，是東北人民解放軍獨九師的一個排長，只因為反動派收買胡子，「坑」害百姓，破壞解放區，咱們部隊為了保護人民利益，所以前來肅清中央胡子。昨兒個一宿就走到這裡，跟前高家店的胡子騎馬隊已經叫友隣部隊殲滅了。我們部隊就在這一拉溜待命，連長命令我帶一班人在這東南角屯邊上放一個隱蔽哨；剛才在前面草垛跟前把崗位看了一下，地形還不錯，一方面

可以監視屯東屯南的情況，一方面又便利對空監視。其餘的人，現在可以抓緊時間在跟前找個房子休息，隨時準備作戰！〔看〕噃，這兒有個房子，倒緊挨着屯邊，我看就叫他們過來吧！

〔喊〕喂，喂，〔以手示意〕過來，過來！

〔秦海山，李金鎖，沈克華，朱自強等四人全副武裝上〕班長〔以下簡稱班〕：排長，都來了。

余：好吧，這房子離開哨位不遠咱們進去隱蔽起來，大家保證休息準備作戰。同時要注意對老鄉特別應當和氣，這兒是蔣管區，老鄉對咱們不瞭解！〔說畢上前敲門〕老鄉！老鄉！開開門！

〔老大娘恐懼地自裡屋伸出半個身子，不知所措的又退了回去〕

余：老鄉！給咱們開開門！〔敲門〕老鄉！

〔內不應〕

班：多半是屋裡沒有人吧？

余：有人，你瞧，沒有人裡邊還會把門關住？！〔繼續叫門〕老鄉！老鄉——請你給咱們開開門，咱們是解放軍，不要害怕！

〔老大娘恐懼的自裡屋到外間，小珍也害怕地隨上。〕

沈克華〔以下簡稱沈〕：球！屋裡有人幹啥不開門，這末冷的天氣，叫人蹲在這疙瘩遭罪！〔上前使勁推門——配効果〕喂！老鄉開門！〔老大娘剛走到門口，一下被嚇回去了，小珍也嚇得直退。〕

余：小鬼，你急啥呀，這是蔣管區，老鄉對咱們不瞭解，一下子「磨」不開，不敢開門，耐性點，別楞裡八龜的。

沈：反動派佔領區？咱們又不是反動派，幹啥也對咱們這樣？

余：你這個同志，老百姓吃了反動派的虧，受了多少害，一聽見叫門就怕，咱們應該多替別人想想。

沈：這才割路呢，我在家當老百姓的時候，一聽見八路叫門就搶着去開門。還用着這麼大功夫叫門兒？！

班：你是你，人家是人家，急些呀，等排長一個人叫就行！

余：老鄉——麻煩你給咱開開門！老鄉——〔敲門〕

李金鎖〔以下簡稱李〕：〔在一邊拉過沈〕沈克華，我說你是「砲彈頭子」，差點沒炸贓！

沈：去你的！

〔老大娘在屋裡進退兩難。最後發見破木箱，就悄悄的招小珍一起搬到門口，準備堵住門，誰知由於緊張過度，兩人一不謹慎「嘩啦」一下就摔倒地下，母女倆都為這意外驚住了。〕

〔余一聽見聲音，就往門縫裡瞅，憋不住笑了。〕

余：〔用嘴巴朝門縫〕老大娘，老鄉——給咱們開開門，咱們是解放軍，別害怕！〔戰士們都無聊地取下揹包挨門坐下來〕

珍：〔注意〕是一——「老山東棒」，是八路。

老大娘〔以下簡稱老〕：瞧八路？敢不敢開門兒呀？

珍：要是伏天過的那些兵，開門不要緊，我懼懼！

老：〔拉下珍〕別胡來！

珍：媽，開門結了，一定是伏天過的那些兵，好人，要不然這大功夫人家早把門砸啦！

沈：〔獨白似的〕這老鄉！〔突然拉長樣子怪裡怪氣的〕老鄉哪——這末冷的天氣，叫咱在這一疙瘩凍的梆硬囉，咋沒點良心，我的老鄉哪！〔又轉得急促的〕唉！老鄉開門哪！〔又拉長聲音〕哎呀——開開門唄，我的老鄉，凍壞啦！〔李與朱都笑了〕

班：老鄉！老鄉！

老：〔不知所措的〕官長，咱家裡沒有人！

沈：咄！家裡沒人，這是鬼說話了？！

余：你看，你這同志！……老鄉，咱們不是官長，是解放軍！

珍：媽，你揪嘛！

老：〔小心謹慎的將木箱移回原處，再仔細到門縫看，準備開門〕

沈：我真「磨」不開。說話了還不開門，思想太落後了！

朱自強〔以下簡稱朱〕：沈克華，你別叨咕啦！你說這些頂個啥？！

〔排長班長還在注意集中的叫門〕

李：我說「砲彈頭子」呀，行了吧，窮吵噪又能怎麼底？

沈：對！〔一下就站起〕我就是壞在砲彈脾氣上，沉不住氣兒，行了，我站過一邊拉去，別壞了事兒。〔站過一邊去，突然發見張經祥端一瓦盆自屯裡回來，欲上而下，畏縮不前，就大喝一聲〕站住！幹什麼的？

〔老頭嚇的直抖嗦〕

老：〔正在這時開開門兒見狀吃驚〕石柱他爹！

張：〔更慌張地轉過半個身子〕誰……誰是石柱他……他爹！

老：官長他是石柱他……

張：〔着急又氣憤〕誰誰是石柱他他……

老：官長，老頭是咱當家的，你老曉了他，長官，你老大人不見小人之怪，剛才沒開門叫你們在院裡受折了，只怪我老窩囊肺「磨」不開，有過錯！

余：老大娘，你快別這末說，老大爺你過來吧！這不開門的事咋能怪得你們呢？！國民黨胡子到處搶人整人，咱們「冷丁」一來，你們自然不敢開，又「磨」不開咱們是幹啥的，別多心！不能怪你們，要怪反動派中央軍把人嚇怕了！

張：是，是！你老快往屋裡請，往屋裡請！
老：

余：行，行，〔向沈〕沈克華，你是咋整的，這是白天，又不是晚上，這麼虎裡疙瘩的把老大爺給嚇懵了！

沈：誰……誰知他是幹啥的？

余：不知道也別那末毛楞呀，你不行好好問？

張老：〔要帮大家拿擔包去〕快快往屋裡請，到咱窮家裡避避風！〔大家進屋〕

班：〔在後面，向張、老〕老大爺，這地場離反動派不遠，昨天他們才退，所以一定要問清，混進了壞人，老鄉們吃虧，剛才不知道，你老人家還得「扭代」一點！

老：你老說那裡去了，說那裡去了，

張：官長們檢查是應該的，應該的！

沈：〔已先進屋，洩氣地〕儘遇上這二虎事！真沾包！

李：回頭找老鄉解釋解釋吧！

沈：那老大爹經我這末一曉，人家就不敢答理我啦！

李：不要緊，你找着和他說去！

〔老倆口與小珍還留在門外。〕

張：你咋整的？人家要知道咱家有人當兵可就毀啦！

老：快回去吧！你怨，怨，怨誰也不頂事！

張：〔向小珍〕小珍，說話可得留神，別漏了你二哥的事！

老：你留神着自己就行了，木裡木頭的，方才差一點沒事尋事找苦吃！

張：那就是怕石柱的事……

老：回屋去，回屋去，人家都進屋啦！

〔張等三人亦進屋〕

班：老大爺，咱就在這秫稭堆上休息一下！

張：那哪行，上裡屋去，上裡屋去！

老：裡屋有炕，裡屋去！

張：官長，上裡屋去，走，走走〔去拉每一個人，然而拉到沈跟前一抬頭趕緊聳聳的把手縮了回來，沈這時也正想跟張說話，這麼一來碰了個軟釘子〕

衆：老大爺，咱們不行叫官長，叫同志就行！〔大衆取下揹包，鋪開
龍齋。〕

班：這半年來老鄉們都遭罪了！

老：唉！咋不遭罪呀，受得可老鼻子啦！這地方讓他們禍害得和尚不
得寺，姑子不得庵的那有個平靜！

張：可真是沒法子，我說，同志，還是裡屋去吧！外屋冷，擋不住！

衆：一樣，一樣，咱們不計較那些！

李：老大爺，〔找話〕你那糧和麵買成多少錢一升？

張：不怕你見笑，那裡還買得起，限目前兒咱們幾天揭不開鍋是常
事，又是派款勒大脖子，又是胡子搶，苦苦的曳撐一年，自己個
那吃上一口呀，全叫他們剷騰走啦，你們要晚來幾天這屋脊樑怕
也留不住，要叫人家拆去蓋地堡啦！

李：老鄉們真是遭罪了！

老：可不是咋的？！如今晚出去借也是不容易，好說歹說人家不給呀，
窮的都窮，誰家也沒吃的啦，有吃的糧戶人家還能給咱？！要不是
老頭平素老實巴交人緣好，今兒還能碰着借上了？

張：你也叫整光了！沒法子！

朱：那些雜種就這樣壞？

張：瞞！〔唱四曲〕同志呀你細聽，
我給你說分明；
六月間來了砍頭的中央軍，
又是搶又是逼坑害咱老民呀，
這半年家家戶戶鷄犬都殺盡，
咱一家本來就少吃穿呀，
硬叫那堵砲眼的搶了個乾淨！

〔插白〕你聽這屯裡還有一聲鶴叫沒有？連個叫明鶴也不給留
呀！

老：〔唱四曲〕提起這傷心事，
句句痛心尖：
一家人一床被搶去做了馬鞍。
扒衣裳搶傢私不算厲害啦，
小皮鞭粗馬杆把人來作賤！
咱小珍叫打得頭上腫起一片。

李：那些雜種中央軍禍害人就是他們的本領，王八犢子們真沒好人！

張：沒好人，沒好人！見鬼整啥！

沈：那些中央軍就跟胡子沒分別！沒好的〔總想找老張答話，故一開口就用眼關照張，張却心虛的總逃避〕

朱：胡子就是中央派的，還分個屁！

余：主要這都是反動派蔣介石，衛立煌這些壞頭子壞，俗語「根兒不正梢梢彎」！

張：〔開始有點恐慌〕〔旁白〕這，這可咋整？！〔向余〕可不是嗎！他們那邊當官的可厲害啦！可不像咱們這邊！

沈：那些當官的你就別提了，就是當兵的也够嗆！這些雜種！〔他想討好老張，說話故意看張，張又閃開。〕真不是玩意兒！

班：不，當兵的還是好人多，他們差不離都是叫強抓去的！

牛：可是實在話他們那些隊伍就沒一點人氣，真該殺！

沈：欠債還錢，殺人償命，那些壞傢伙就該治他！〔又討好的盯了老張一眼〕〔向李旁白〕你瞅這老人爺就不答理我，我一說話他就躲開。

李：你就乾脆找老大爺說明白了，給他解釋解釋，別把軍民關係鬧壞了！

張：〔害怕起來〕該治，該治，那些傢伙就是該殺！〔向老旁白〕毀職，八成是人家知道啦，人家一說話就瞧我，我早說會把咱當兩夥人的！

沈：老大爺……

張〔提防的躲開〕咳咳……坐下，坐下！

班：老大爺，你貴姓？

張：不敢，免貴姓張！

沈：〔無意識的〕你……你家有幾口人？你老，嘿，你老有沒有兒子？

張：〔突然下意識的〕啊，我……〔又文不對題的〕我叫張經祥！

沈：〔以為張不願與自己說就緊問一句〕你沒有兒子？

張：沒，沒有，就咱父子……哦，父女三個，命窮，都是寡能吃飯的！你老坐，坐〔逃避的去舖被摺〕

沈：〔找話說〕老大爺，國民黨在你們屯裡抓國兵吧？

張：沒，沒有，咱們屯地面小，沒有來，同志們「累騰」了，歇會兒！〔向老〕你呆着幹啥？給同志們快燒口水喝暖和暖和！〔老大娘就去擦洗鍋子準備燒水〕

衆：老人娘，咱們自己來，別麻煩你們！

張老：麻煩啥呀，一點也不麻煩！

沈：別麻煩你們，咱們自己來〔向李〕老李，行了，老人爺敢跟我說話啦！

李：擺好了就好喫！

〔沈得意地自口袋裡掏出一個煙斗，裝上煙，見牆上擗板上香爐裡還剩有半截點燃的香就去取香爐點煙〕

沈：老大爺，我點個火行吧？

張：〔着急，忙過去攔住〕咳——同志，我給你找火，我給你找！

李：你算了吧！〔拉沈到一邊〕沈克華，你這麼一來人家又怕你啦！

沈：對，我就不吸了！〔用煙鍋打自己腦瓜〕我這個人！我這個人！

張：〔趕緊用火石打火遞給沈〕同志，你，你吸！

沈：不吸了，老大爺！

張：你老可別見怪，我老頭死腦筋，侍候不週到！

沈：你看你這人，不的，不的！老大爺，咱來拉拉呱！

張：〔害怕地〕你老說！

沈：〔解釋〕我這人就是袖筒裡藏棒捶，直出直入，是個直性子人，才剛……

張：〔更誤會〕沒，沒有，沒有……

沈：老大爺，咱說清楚了就行了，我這人就是脾氣不好……

張：〔越來誤會越大〕你老，你老別多心……實實在在沒有你……

李：老大爺別見怪，咱們沈克華同志是直性子人！

老：沒有什麼，這同志說那裡去了！

張：〔似明白非明白〕沒，沒有什麼，〔向老和珍〕你們昨不好好侍候人家，呆在那饑啦？樣樣都叫人家自己動？！

沈：〔想再解釋〕我……唉算了吧，這老頭解釋不通，歇會再說！

班：老人家，你們歇着吧，咱們自個動，別麻煩！

張：〔旁白〕我看這意思是要叫咱們走了，他們好翻，可不敢上了當！〔向班虛偽地〕沒事兒，沒事兒，在家就閑着，再說走這末老遠的，也累騰了，咱侍候你們也該！

余：不用不用，住你們房子就夠麻煩的了，咱不行叫人侍候！

衆：老人家，不用，不用！

張：〔旁白〕他爲啥一定要攆走咱？我看有文章！不敢走！〔向老〕你倒快燒水呀！

衆：老太爺，咱自己燒！

張：〔自己也不願走，因之找事做〕唉，這天頭冷得蝎唬，烤一烤吧！〔動手準備生火〕

余：老大爺，咱先拾掇一下再烤，同志們，咱先稍稍拾掇一下！

張：噃，我來，我來！〔攔大家〕

〔衆人找掃帚掃地，李金鎖換過老大娘起來燒火，排長這時取日記本坐在一邊揹包上記日記。老大爺很害怕排長在記什麼，想偷着看然而又不認字〕

朱：老大爺，你們家的水桶〔唸什〕呢？〔自己找到就提水桶下一回就上。〕

張：你們快歇着，快歇着吧！哎呀，我來我來！〔拾掃帚又故意挨近排長〕這同志在畫啥呀？

余：寫日記！

張：〔旁白〕昨整，這可毀了，人家畫上記號了，我這一家人可咋整？石柱子當了中央軍咱一家備不住出險呀！唉！

老：〔她也很感動〕哎呀，你們快歇着吧！阿彌陀佛，都是些好人，好小夥子！

沈：老大娘，咱都是一頓能吃半斗的棒小夥子，在家就是莊戶人！

老：〔不自覺〕咱石柱要在家……

張：〔一聽見就搶着堵住老的話〕哦，看你不給同志們燒水，就在這瞎唧咕！〔同志們這時鬆裏腿的，躺下休息的〕

老：〔避過同志們〕就行你勝了？！這些都是厚道人，說說怕咋的了？！

張：〔也避過衆人〕人家備不住知道，知道的話就看咱是兩夥人，老娘兒們你懂啥？

老：誰給你一夥了？

張：〔氣惱地〕你！

老：〔也氣惱地〕你！

張：〔還是向老〕不行，不能叫他們在外屋歇，那張兵役證要叫他們見着了可就了不的！

老：你說去！

張：我說就我說！〔向同志們〕同志們歇裡屋去吧，這外間屋冷，凍病了！

衆：不怕的，這就挺好！

老：咱白天不用炕，出門人可不敢涼着了！

張：咱白天不用炕，裡屋強些！〔動手去取他們的揹包〕裡屋去，裡屋去，說啥也不能叫你們在外屋，要凍着了咋辦？

余：〔寫完日記〕好吧，既是這樣，老大爺老大娘對咱這樣熱心，咱就去裡屋炕上躺一會！五班長，我去哨位上看看，回頭還上連部去一遭！大家快抓緊時間休息，警惕一些。

張老：對啦，快上裡屋歇！〔帮大家搬揹包等東西〕

〔衆人都提着東西進裡屋。場上只留小珍在灶前燒火〕

珍：〔抱一把秫稈往灶前〕

〔唱三曲〕加把火，
添把柴，
鍋裡水，
快燒開，
這些八路真正好，
樣樣不叫人麻煩！

八路軍，
對人善，
咱小珍，
操心幹，
燒鍋開水請他喝，
暖暖肚子不受寒！

〔白〕這些八路軍真好，比咱老百姓還說理。〔走到裡屋門口偷看了一下〕這些八路沒有一個不好的，我趕快把水燒開，乘人家沒睡着送去！

〔老、張自裡屋出來〕

張：〔自語〕人倒都是好人，可是人心隔肚皮，不知道人家是啥心思？

老：啥呀？

張：〔悄聲〕你在這門口照着，我把兵役證取出來挪個地方！

老：你越慌人家才越疑心了！這些兵儘好人，你沒聽說？都是老實莊戶人，正正道道的，你怕啥呀？

張：〔責備〕總有你叨咕的！〔走到擋板跟前欲取〕〔屋裡恰在這時就有人叫〕

內聲：老大爺！〔張慌慌張張的縮回手〕

張：燭，燭！

〔沈克華上〕

沈：老大爺，老大娘！這是咱昨下晚剩下的幾塊乾糧，大家核計了一下就送給你們吃了！

〔沈放下乾糧就回屋〕

老：你們留下自己吃吧！

張：這是咋回事呀？！

老：〔遞一塊給小珍〕小珍！

〔三口人都貪饑的吃起來〕

珍：〔邊吃邊照顧水〕水開啦！〔向老〕給同志們捎〔讀「濶愛」〕切出一盆吧！

老：快給他們端進去吧！

〔小珍先到門口探頭進去看了一眼〕

老：你快指吧！

珍：人家都躺下啦！

老：快端進去，人家來了這大功夫還沒喝一口呢！

〔珍端水進〕

老：〔向張〕你寡吃，咋不心思心思咱石柱的事？咱就這末一只根啦！他在中央隊上要一開火你看咋整！

張：咋不心思？沒法子呀！

老：我看這些兵可都不賴，給他們說說，要打過去見了咱石柱了救救他！

張：啥？向他們說？你老娘兒們懂啥？兩國交兵，石柱是那邊的人，咱是石柱他爹他媽，說出來人家不反了？！

老：這些儘好人，我就不信！

張：你知道個啥？你不信？！……

〔小珍上〕

珍：媽，這些兵可好啦！

老：可不咋的，儘好人，我探探去！

張：你別胡來！〔老不理，正欲走，班長捲了一根煙出來對火〕

老：〔懸勤地給班長點燃紙煙〕八路同志，你們黑間白日的又走路，又打仗，真是辛苦啦！

班：咱們解放軍就是爲人民服務，只要把反動派打倒，除了老百姓的禍害，咱們受點子辛苦也沒有什麼！

老：你聽，真是好人，樣樣都替人家想！

班：這是咱們的責任！

老：瞧呀你們真好，你們人心齊，打仗定規能贏人家了！

班：那可不，那邊的人還常叫咱給虜過來呢，一虜來就是萬二八千的不稀奇，可老鼻子了！

老：〔拉過木箱來〕來，坐下，咱好好嘮嘮，看你這人善眉善眼的，真是八路裡頭沒賴人！

〔老張拼命在一邊用手打大娘，企圖制止，怕出了漏子，然而老大娘置之不理〕

班：行，嘮吧！

老：〔拉班坐下〕別客氣，別客氣！

〔唱五曲〕叫同志，你坐下，

大娘和你來拉呱，

八路軍打勝仗，

逮住當官的殺不殺？

張：〔湊過來揷白〕對了，逮住那邊當官的殺不殺？

班：你問這個呀？

〔唱六曲〕八路軍，紀律明，

打仗要優待俘虜兵，

當官的繳槍來投降，

保他安全保他性命！

〔揷白〕俘虜來敵人，咱們就從來也不殺，只要他不是罪大惡極的大頭子，咱們還一樣優待他呢！

沈：〔自裡屋上〕班長，我去換王復生的哨去，反正我也睡不着，這冷的天他在哨上這麼久怕擋不住！

班：再等一會兒，你回去吧！

張：〔故意裝腔作勢的反問〕媽，我看對那邊當官的還是不能輕易放過吧？

沈：什麼？哪邊當官的？……國民黨？……球，那些鬼樣子就不是個玩意兒？

張：〔旁白〕你看，這不就遭了！當官的不行，當兵的怕也不成！

老：〔旁白〕他們說對當官的不殺，再問問對當胡子隊的殺不殺，要不殺了，石柱的事咱就敢問啦！

張：〔旁白〕別胡來！

老：〔不理會張〕我說同志呀！

〔唱五曲〕中央派，瞎胡整，

胡子也是他們的人；

又搶又勒把人坑，
逮住那些你們咋整？

〔班長聽了一半掏出煙斗往裡裝煙後去灶前點火去了〕

沈：老大娘，你別急，你們受的禍害咱一定給你報仇；啥中央軍，我聽了就火兒，要逮住一定給你報仇！

〔唱六曲〕八路軍處處爲人民，
老百姓受害咱痛心，
咱們給你去報仇，
殺退敗家的中央軍！

張：〔不自覺的插嘴〕要殺？

沈：對，堅決消滅敵人，替老爺子報仇！

張：……可說了，中央軍上也不一般，人分三六九等，那邊也有好人！

沈：咋的？你受了他們這大的禍害還說他們好？

班：〔點完火過來〕什麼？

沈：這老爺子說中央隊也有好人！

張：我，我說差咧！

班：不，他們那邊是有不老少是被壓迫去的！老大爺，中央軍上你有熟人吧？

張：沒有，沒有，我這人就是說話沒有邊！

班：不要緊，給咱們說話有啥就說啥唄，還講究個啥呀？

張：我是心思那邊可有些人是生叫保長甲長綁去的，都是沒法子，他們，唉——

〔唱五曲〕莊稼人住在家，
硬叫中央把他們抓，
你想不去沒辦法，
羅子大槍把你押！

班：對了！

〔唱六曲〕反動派實在心太狠，
到處強抓莊稼人，
給他送死當砲灰，
苦害了那些老實人！

〔插白〕實在話，那些抓去當兵的莊稼人老實人多，咱們都知道，都是一樣的窮哥弟兄，一講就講通了，他們也是沒有法子！

老：對了，對了，可不就是這個意思嘛！我說呀！

〔唱五曲〕窮苦人家沒好命，
中央抓他們去當兵，
本來窮人是一心，
這一來算不算兩夥人？

班：老人娘，我先問你，你家是不是有人叫抓去當兵的？

老：我們家——

張：「緊接」沒有，我們家可真沒有！……誰去呀？沒人！老的老，小的小！

老：我們家沒有，咱屯可是有哪！

張：對了，咱屯可有人呢！

班：有嗎？咱給他宣傳宣傳，不用怕，咱八路軍是講道理的！

沈：對，叫他們來宣傳宣傳！

班：〔唱六曲〕蔣軍的家屬是受害，
沈
骨肉離散苦難言；
咱們更應多照顧，
那能把他兩夥看！

班：老人爺，老人娘都聽明白了吧，咱們優待俘虜，誰家有人當兵的咱也一樣優待！

張老：明白了，明白了！

班：好，咱就休息去了！

張老：你老歇着，歇着！

〔班和沈回屋〕

張：〔思索了一陣〕不對呀，你嘛，剛才那話就都衝着我說的，八成是探我的口氣，咱要說拉了呀，你看吧；「屎殼郎哭他媽，兩眼墨黑，誰也不認得誰！」

老：你才多操這份心呢，這些人一看眉眼就知道是好人，老老實實的沒壞心眼！

張：人心隔肚皮，你們老娘兒們懂個啥？！

老：我看把石柱的事就說穿了好些！

張：別胡來，女人家啥事兒不懂，總有你一份兒？！

珍：爹，不怕的，八路軍可好呢！

張：別胡來，

老：不說你咋整？

張：咋整？天老爺有眼，該咋的就咋的！

老：你倒輕不撩兒的該咋的就咋的，石柱就不是你生下的孩啦？！

張：我生下來咋的？！咄！這是由不得人哪！

老：咋由不得人？我試巴着問問去！

張：胡來！〔攔老〕

老：你才胡來！

張：不准去！

老：我偏要去！

〔老人娘不顧一切欲往裡屋去〕

張：〔揪住老大娘〕你老昏了！

〔唱七曲〕老婆子你不心思事情輕重！

老：〔接 唱〕撥開眼你瞅瞅是啥等樣人？

張：〔接 唱〕你個人不想活可別害別人，

老：〔接 唱〕死腦筋你不說石柱可咋整？

張：〔接 唱〕這些事由不得你我二人；

老：〔接 唱〕你不担我承擔你就別問！

張：〔接 唱〕說不准就不准沒有你的份，

老：〔接 唱〕我要說就要說你把我咋整！

張：〔揪老人娘〕就不准說！

老：〔不示弱〕我就要說！

珍：爹！媽！

〔老兩口正在一個要進，一個不讓不相上下時，余排長恰好回來
敲門〕

珍：爹，說不定說了就能救了二哥呢！

老：你不靠兒子我可要靠兒子養老！

〔余打門〕

余：老鄉，開開門，我回來了！

〔小珍打門縫瞅一瞅，見是余就推門，老兩口這時在屋中央却正
在一個拉一個扯的爭得不相上下〕

余：咋的了？老大爺，老人娘爲啥事情？

張：〔搶前一步〕同志，沒啥事，〔向老〕你吵噪！

老：〔搶前一步，推開張〕同志，你聽我說，就是爲了咱孩兒……

〔小珍這時到一邊拾掇鍋台去了〕

張：〔用手拚命在老大娘後衣角上扯，企圖制止，沒止住，就掩地搶
上前〕咱孩兒，唉，就是爲了沒去揀柴火，蹲在這圪疸做飯！〔
向大娘〕做飯就做飯唄，還不一樣是幹活！

余：〔誤會地〕哦，是不是我們燒了你們柴火的事？那沒有關係，回

頭我們給你算錢，燒了老百姓的柴火給錢是咱們的紀律！

老：哎呀，排長！不是的，不是煮飯揀柴火的孩兒，是抓走了的——

張：〔着急，大聲搶着掩飾，向老人娘〕抓走了的傢私整不回來了！

叫那些砍頭的中央軍抓走了還能有啥法？

老：瞎說你的！〔推開張〕

張：你才瞎說！

老：你瞎說！

張：給我爬一邊拉去！

老：你爬一邊拉去！

張：〔推開老人娘〕同志，你聽我說！

老：〔推開張〕同志，你聽我說！

張：〔推開老人娘〕你？！

老：〔推開老頭〕你？！

余：〔懷疑地〕是不是你們家有人叫抓走了？

張：沒有，沒有！我家還不就是這末幾口人！

余：老大爺，不用怕，就是有人叫抓去也不能怨你們的！

張：我們那修下有兒子的命呀！

老：〔排長一問把她倒怔住了〕我們——沒有兒子！就是——

張：〔又怕出了漏子，搶着堵住老人娘的話〕沒啥事兒，老娘們寡知

道吵，吵！

〔突然，屯外一聲槍響，裡屋的人都迅速提槍出來〕

余：〔向衆人嚴肅而沉靜地〕走，一小組往東，三小組往西，就近抄到哨位跟前去，要快！

〔大家提槍迅速地下，場上只留下父女三人，也出門來張望。〕

〔很快，余德明與沈、李及王復生——哨兵押一個穿美式短棉襖的蔣匪逃兵——張得貴上，張垂頭喪氣，疲憊不堪，然而見解放軍後並不十分恐懼。〕

余：後面再沒有見什麼人？

王復生〔以下簡稱王〕：再沒有見什麼人，我見他穿的國民黨軍服，直着身子過來，就朝天放了一槍，他自己就舉着手過來了，說是新一軍五十師開小差的，他家就在這屯裡！

余：好，你先去報告連部去！〔王下〕你叫什麼名字？是怎麼過來的？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咱們對你寬大！

張得貴〔以下簡稱貴〕：〔立正〕報告官長，小的叫張得貴，家就在這屯裡，昨下晚從城裡一個人偷跑出來的！求官長開恩！

珍：〔擠近去看，發現是哥哥〕呀，是二哥！

老：〔同時不自覺的〕是一一？！

張：

張：〔立刻警覺地攔住老大娘〕娘，你……

余：〔向小珍〕你認識他？

衆：〔稀奇地也向小珍〕你認識他？

珍：〔叫問住了，瞧着爹媽不敢作聲〕……

沈：是不是在你家住過？

張：不，她，她看錯人啦！

貴：〔着急地〕……爹！

張：〔裝做不相識〕老總你別看錯了人！

老：〔拚命扯張的衣角，要他承認，張拚命用手放在背後給老人娘搖手，表示不行，不敢胡來〕

余：〔嚴肅地〕你們到底認識不認識？

張：〔矛盾地〕不相識，不相識！

余：〔向李金鎖〕李金鎖，這裡頭恐怕有問題，你先留在這兒，我帶他去連部去！

貴：〔急得不能抑制地〕爹！！

老：〔氣憤地使勁把老張推開〕你這個饔食包！「幾乎要哭地向貴」

石柱！這不是你爹！〔向張〕你這個老王八羔，你連你親生的兒
你也不認呀！

貴：〔哽咽得失聲地〕媽，爹！……

珍：二哥！

余：你們不是沒有兒嗎？可不行胡來呀老大娘！

老：這是咱二小子，叫中央隊抓去當兵的，才剛是我們這老糊塗混
賬，他不叫告訴你們！

余：老大爺，真的嗎？

張：〔詞窮理缺〕我，我，……

李：〔故意試探〕我看這一定不是他兒子，排長，你帶走他吧！

張：哎呀同志呀！〔跪下〕可真是我的兒呀，怪我老頭有罪！〔余拉
他起來〕

沈：老大爺，你坦白了就好啦，還跪下幹啥？

余：真是你們兒，可有什麼人可以證明？

張：〔突然起來往香爐底下取出兵役證〕你瞅瞅，就是這張催命符，
這上還有他的小照呢！

余：〔接過兵役證仔細打量一下石柱，向貴〕你幾歲了？

貴：〔立正〕廿三歲！

余：不用害怕，你也是沒有法子叫抓去的，八路軍就是爲人民，就是
替受壓迫的人報仇雪恨！你這下就好了，解放過來了，一會兒見
見咱們連長去，不用怕！

衆：〔向貴〕老鄉，你不用害怕，你也是窮莊戶人，咱也是窮莊戶
人，都是一家人！

張：一家人，一家人！

老：

余：這叫天下窮人是一家！

貴：官長同志！我們昨下晚從城裡翻牆出來的，不老少呢！一聽說八

路軍過來了誰都想找個道擦了！

余：是呵，咱們窮人爲啥替蔣介石賣命害老百姓呢！

貴：早先我還害怕呢，上回伏龍泉那一仗叫你們擄過來的弟兄回去說你們優待咱們，還帶來了通行證〔掏出通行證〕說回家還能分地，咱那邊誰聽了不樂意？原先有的人還想在那邊混出個班長排長當將來好回家報仇，有條生路走，這僧大夥多瞅準了，在那邊是死路一條，老百姓見了咱這樣的都說是「穿老虎皮的」誰不懷恨，你想中央軍那能不倒台！

張：那可不！俗話「順民者昌，逆民者亡」這話可一點也不假，國子肚裡就靠個民，要沒了民心，早晚得敗！

余：對了，你們的認識都很正確，老大爺，老大娘，咱一塊到連部去一趟，不用害怕！

老：不怕，一先我就說你們這人善眉善眼儘好樣的！

張：對，咱就去吧！

老：可就是……哪，不怕見笑，咱這樣出不得門，見不得人哪！

余：〔發見老大娘衣不蔽體〕哎呀，國民黨把老百姓真是整苦了，連個穿的也沒有了！好吧，〔解開衣裳脫下毛衣〕我這兒有一件毛衣，還是關裡帶來的，你們拿去穿上！

〔見排長一脫衣裳，大家也動手脫衣裳〕

李：〔自揹包抽出一套單衣〕我還有套舊單衣！

沈：我也有，〔向張〕你先把這大衣披上！〔解開罩在棉襖上的單衣〕咱們窮人都是一家人！

張：都是一家人！唉，這叫我咋說呀！

老：這叫我怎麼謝你們呀？！

〔王福生上。〕

王：排長，連長叫馬上出發，這會就到連部集合，另外叫三排找一個響導，我們找一個響導，叫他〔指貴〕也一起到連部去，指導員

要問問！

貴：官長同志，這一帶道我道熟，一小當羊倌那一格拉都走到了，我給你們引道，只要你們能信得着我，反正我爹我媽就在這兒住，他倆能保我！

張：排長，我一家都保他，要有不對，咱老的少的走不到那兒去！

余：老人家，行，我信得過你們，受苦總是一條心的！

張：「拍貴」石柱，好好將功折罪，八路軍是咱一家再生恩人，中央軍逼你，綑你，打你，往死整你，咱一家叫整得九死一生，咱揭不開鍋，摔不開步，壓折的樹枝直不起腰，石柱，你有志氣，好好帶道替你爹娘報仇，替你自己報仇！

貴：……爹，媽！我想請求這官長加入八路軍，咱不回家了！

張：……好，你去！你去！石柱，有志氣！官長，你收了他吧，咱石柱決不能丟了窮人的臉！

老：石柱呀……你，你……好！你去，在家你也過不好，老娘不攔你！

貴：「哽咽地」媽，爹，同志！……我看得亮堂，中央軍是死路，他們自己一天天走上了絕道，只有八路軍，解放軍咱們窮人的生路，我要不把那些狗雜種打光替咱們窮人出氣申怨決不回家！官長同志！我對天起誓，我算是找着道了，認定一門了，要不誠心就叫天打五雷轟！

余：同志，你別那末激動，咱先到連部去，你誠心為人民服務，人民不會不要你的，走，咱這就走吧！

老：咱也去！

張：

珍：媽，真得兒手，媽我也去！

沈：去吧，小丫頭！連部保不住還剩的有幾呢！

余：走！

衆：走！

軍隊全體：「唱八曲」走，走，走，
打倒二滿洲，
我們人民軍隊，
要爲人民去報仇！
中央胡子國民黨，
抓丁綁人他把百姓苦害够！
解放軍和共產黨，
寬大政策向受害人民來拉手！
蔣軍的弟兄掉轉槍口，
蔣軍的家屬要報仇！
走，走，走！
携手同行去報仇！
走，走，走！
生路在前頭！

老百姓全體「得貴亦在內」：

「唱八曲」走，走，走！
刀砍他二滿洲，
我們受盡禍害，
件件事情都記心頭，
中央胡子國民黨，
抓丁綁人把咱一家苦害够，
解放軍和共產黨，
他把咱們拉出苦海拾起頭，
抓去的壯丁掉轉槍口，
受害的人家要報仇，
走，走，走，

張：「接唱」

老：「接唱」

貴：「接唱」

珍：「接唱」

金體：「齊接唱」

携手同行去報仇！

走，走，走！

生路在前頭！

〔衆舞下。〕

G 調 —— 幕 前 曲 —— 黃歌作曲

A 2/4 (强烈地) 快

(大 鼓)	<i>ff</i>		0 0		0 0	
	> D	>	DDD D	XXX X	DDD D	XXX X
(大小鉦)	X		X X X X		X X X X	
	> K	>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222 2 6	223 2 6	223 2 6	3 • 2	3 • 2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X O	X O	X O	X	X
		K O	K O	K O	K	K
		6 • 5	3 5 6 5	6 6 6 6 5 3	2 2 2 1 2	2 2 2 1 2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K	K K	K K 0	K K 0	K K 0
		3 3 3 2	6 • 5	6 6 6 5 3	2 2 2 1 2	2 2 2 1 2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XX X	X	O X O X	O X O X	O X O X
		K K O	K	K O K O	K O K O	K O K O

6 —— | : 3 3 2 3 5 | 6 6 5 6 | 6 6 6 1 2 |
 D —— | : DDD D | 0 0 | 0 0 |
 X X | : 0 0 | X X X X | 0 0 |
 K K | : 0 0 | K K | 0 0 |

pizz. (幕起)

3 6 ^{AV} 5 6 | 6 5 4 3 | 2 1 7 1 | 3 2 2 7 | 6 —— |
 // | // | // | // | // |
 K | K | K | K | K |

B

3/4 (悲苦地) 極慢

(三絃 提琴1) | 6 —— — | 5 —— 2 | 4 —— — |
 (提琴2) | 1 • 3 1 6 | 3 • 5 63 | 2 • 1 26 |
 (中 提) | 3 —— — | 7 —— — | 7 —— — |
 (大提琴) | 6 —— — | 5 —— — | 5 —— — |

m.f.
 3 —— — | 3 —— 7 | 2 1 6 | 3 5 2 |
 1 —— — | 1 —— 2 | 2 —— 6 | 63 22 27 |
 35 63 231 | 6 —— 5 | 2 7 6 —— | 7 —— — |
 6 —— — | 12 35 2 | 2 7 6 —— | 5 —— — |

A.

6	— —	6	— —	#5	6	— —	3	5	6
63	22	27		6	— —	6	1	2	3
6	— —	6	— —	6	— —	6	6	5	6
3	— —	3	— —	3	— —	3	1	7	1

rit.

3	2	1	1	— —	1	2	3	5	— 7
5	#4	5	6	— —	6	— —	2	— —	
3	2	1	1	— —	1	— —	5	— —	
5	4	3	1	2	3	3	— —	b7	— —

—

6	— —	
6	— —	
6	— —	
6	— —	

註：——接連地緊着打。

G 調 4/4
(慢板) 第一曲 (張經祥唱)

(2 · 1 2 6 6 | 2 · 1 2 6 6 |

6 · 5 6	3 2 2 6	3 · 2 1 2 6 6 3	1 · 2 3 5 6 1	2 3 5 6 3 2 1 6
---------	---------	-----------------	---------------	-----------------

5 6 3 2 1 1 | 2 3 1 5 6 — ||)

2 3 121 6 | 6 6 6 5 3 — | 3 35 6 5 6 3 231
榜 青 一 年 家 口 没 法 養 天 气 越 冷 風 越 緊
6 — 6 — | 3 — 3 — | 1 · 7 6 —

1·2 3 5 2 27 | 6 — · 0 | 6 · 5 3232 1 6
越 是 窮 頭 越 遭 殃!
#5 · 2 7 7 | 6 — · 0 | 1 · 7 6 —

1 · 2 2121 6 1 | 111 216 3 · 2 | 2 2 121 6 —
#5 · 6 7 6 | 3 2 1 · 2 | 2 2 121 6 —

5 5 12 3 — | 2 2 1 2 2 — | 3 5 6 3 2 1 2 6
綁 走 老 二 家 破 入 又 散 胡 子 中 央 兩 頭 搶
5 5 5 5 3212 30 | 22 76 27 6 | 6 7 6 7 2 3 2 3

1 1 2 3 5 | 6 6 5 3 | 2 2 3 5 1 2
害 得 咱 老 百 姓 遭 祸 殃 害 得 咱 老 百 姓
3 · 2 6 6 6 #56 | 3 3 3 · 3 | 2 · 3 3 2

(2 3) (1 5) 6 — | 6 . 6 . 6 . | 6 . # 5 6 3
 遭 祸 殤 (過門)

(2 3) (1 5) 6 — | 3 . 3 . 3 . | 3 . # 5 6 —

2 2 2 2 | 1 . 2 7 6 | 3 —— 2 5
 ? ? ? ? | 1 . 2 7 6 | 3 —— 2 7

6 —— 0 ||
 6 —— 0 ||

F 調 2/4 第二曲 (小珍唱)

(中板)

(i . 2 i | 6 5 3 2 | i i i i 6 | 5 . 6 | 5 0 ||)
 1 6 i | 6 3 5 | 3 i 6 5 | 3 2 3 | 2 2 3 |

天氣冷 衣裳單 肚子空 過身軟。爹爹
 家家窮 家家寒 中央軍 把人害。誰有

6 i | 6 3 | 5 6 5 | 6 . 5 | i i |

年餘糧 往外借。頂着風雪 咱

6 5 6 | 5 — | 2 4 | 3 — | 3 0 |

去求借 去 求 借。
來可憐？來 可 憐？

(6 5 4 3 | 2 1 2 3 2 | 7 3 1 2 7 | 6 —— | 6 0 |)

第三曲

(5 5 | 5 5 4 3 | 2 5 5 3 5 | 3 2 | 1 1 1 1 0 ||)

5 5 5 6 | 5 —— | 5 5 1 2 | 3 —— | 5 5 5 |
北風呼呼颸，遍地白花花，夜行軍，
來到蔣管區，煙少人也稀，中央軍，
民主聯軍到，人人都歡笑，反動派，

5 3 2 | 5 5 2 3 | 1 · (5 5 | 5 5 6 5 4 3 | 2 5 3 5 3 2 |)

到天明 隊伍要駐紮，
養胡子 百姓哭啼啼，
胡子隊 一起都逃跑。

1 5 6 7 1 1 | 1 0 0 ||)

G 調 4/4

第四曲

(5.6 5 3 2 1 6 5 | 1 2 3 5 2 1 6 1 | 5 . 6 5 1 6 5 - ||)

1 2 3 6 5 5 —	5 6 1 5 3 2 —	2 2 3 5 5 5 3 2
同志呀 你細聽，	我給你說分明	六月間來了
0 0 1 2 3 6 5	5 — 5 6 1 5 6 3 5	2 — 2 2 3 5

1 2 3 1 6 5 —	1 6 1 2 2 3 5	3.1 6 5 5 6 3 2
砍頭的 中央軍	又是 搶 又是 逼	坑害咱老民 呀
5 5 3 2 1 2 3 1 6 1	5 — 1 6 1	2 2 3 5 5 1 6 5

5 3 5 2 3 2 1	3 3 5 6 5 1 5 —	1 6 1 2 2 3 5
這半年 家家戶戶	鷄犬都殺盡	咱 家本來
5 6 3 5 2 5 3 5	2 3 2 1 3 3 5 6 5 1	5 — 1 6 1

3.1 6 5 5 6 3 5 2	5 3 5 2 3 2 1	6 5 6 1 6 5 —
就少 吃 穿 呀	硬叫那堵砲眼的搶了個乾淨！	
2 2 3 5 3.1 6 5	5 6 3 5 2 5 3 5	2 3 2 1 5 —

(5.6 1 — | 2 3 5 — | 2 2 2 3 5 5 5 6 | 1 1 2 1 6 5 — ||)

F 調 4/4 第五曲 (老婆唱)

(中板)

(iiii [6 5 3 3 i | iiii 6 5 6 6 6 |
2222 1 2 3 3 2 | 123 2165 6 ||)

665 3 i 6·5 3 | i i i 65 3 5 2 | (3213 255
叫同志 你坐 下 大娘 和你 開拉 呸
3213 20 |) 112 3 i 6·5 3 | i i i 65 3 i 65 3 |
八路軍 打勝仗 逮住 當官的 殺 不
5 · (i 6 3 5 · i | 6 3 5 7 1 7 1 2222 | 2 1 6 5 5 5
殺 ?

4 5 1 | 5 — . 0 ||

F 調 4/4 第六曲 (班長接唱)

(稍快)

i i i 6 5 · | 3 i 65 3 5 6 5 | 3 3 5 i 65 |
八路軍 紀律 講 得 清 打仗 要 優待

3 5 2 3 · 0 | (3212 3 6 6 3212 3 0) | 3 3 2 3 5

俘 虜 兵

當官的繳槍

6 5 6 3 | 5 · 3 i i | 5 1 6 5 3 5 — | (3163

來投 降 保 他 安 全 保 他 的 命 !

5 3 1 6 3 5 | 1 6 5 5 1 6 5 1 | 3 · i 6 5 3 2 1 2 3 |

2 2 3 5 3 i · 6 5 5 | 1 1 1 6 1 6 5 —) ||

第七曲

(> > > >> > |)
(1 2 3 5 6 5 6 5 | 1 2 3 5 6 5 6 5 | 3 3 3 3 3 i | 6 6 5 6 0 |)

(6 6 5 6 6 6 | 3 3 3 5)

|: 6 6 6 5 6 5 3 3 | 3 3 5 6 0 | i i i i |

(張) 1. 老婆子你 不尋思這 事情輕 重。(老) 2. 撥開眼你

(張) 3. 你個人 不想活 你可別害人 (老) 4. 死腦筋

6 6 6 | i i 6 3 5 0 :|

瞅一瞅 人家盡好 人，
你不說 石柱可咋 整。

$$\begin{pmatrix} 6 & 6 & 6 & 5 \end{pmatrix} \quad \begin{pmatrix}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6}} \end{pmatrix}$$

||. i i i i i | 6 6 5 6 0 | i i i i | 6 6 6 ||

(張) 5. 這些事 由不得 你 我 二人(老)6. 你不能担 我能担

(張) 7·不准說 老娘們 沒有你的 俗老8·偏要說 偏要說你

(5) ——第八段詞用這小箭——

6 5 3 i 5 0 || 6 5 3 i 6 0 ||

你就別作聲！——把我能咋敷！

把我能咋 整你

G 調 2 / 4

第八曲

(進引曲速度)

$$\left(\begin{array}{c|cc|cc|c} 5 & & 5 & 5 & 1 & 0 \\ \hline & 5 & 5 & 1 & 0 & 1 \\ & 5 & 5 & 1 & 0 & 0 \end{array} \right)$$

$$5 \quad 0 \underline{3} \quad | \quad \underline{1} \quad 0 \quad \underline{2} \quad 0 \quad | \quad \dot{3} \quad 0 \quad | \quad \dot{2} \quad \cdot \quad \dot{3} \quad | \quad \underline{\dot{5} \cdot \dot{6}} \quad \dot{5} \quad |$$

走！ 走！ 走！ 走！ 走！ 打 倒 三 滿 洲

走！走！走！走！走！——刀砍他 三滿洲

5 5 5 1 | 2 0 | 5 5 5 3 | 2 i | 2 2 2 i |

打倒 三滿洲 我們 人民 軍隊 要為 人民

刀砍他三滿洲 我們受盡禍害 件件事情

6 1 | 5 0 | 2 1 0 | 2 . 3 2 | 6 0 i |
 去報仇！走！走！走！走！走！走！走！
 都記心頭！走！走！走！走！走！走！走！

5 . 5 5 | 6 6 6 5 | 2 2 | 1 7 6 1 | 5 . 5 5 |
 走！走！走！我們人民軍隊要為人民去報仇！
 走！走！走！我們受盡禍害件件事情記心頭，
 6 6 | 5 — | 6 6 | 3 . 3 | 1 0 7 0 | 6 0 |
 去報仇！中央胡子國民黨
 記心頭，中央胡子國民黨

2 1 | 6 5 | 3 . 5 | 6 5 | i — | 6 i |
 抓丁綁人他把百姓苦害
 抓丁綁人把咱一家苦害

5 — | 5 0 | 2 2 | 2 . 3 | 5 5 i |
 够够解放軍和共產
 解放軍和共產

2 — | 5 3 | 2 i | 2 . 3 | 5 3 2 i | 6 i |
 黨寬大政策向受害的人民來拉
 黨他把我們拉出了苦海抬起了

5 — | i . 2 i | 5 6 5 | 5 5 3 5 | 6 5 |
 手 来拉 手， 来拉 手， 向受 害的 人 民
 頭 抬起了頭， 抬起了頭， 拉 出了 苦 海

i i . 2 | i — | i i i | 5 6 5 | i i . 2 |
 來 拉 手， 蔣 軍的 弟 兄 們 調 轉 槍
 抬 起 了 頭， 抓 去 的 壯 丁 調 轉 槍

3 — | 2 2 3 | 5 3 | 6 6 | 5 — | 5 0 3 |
 口 蔣 軍的 家 屬 要 復 仇！ 走！ 走！
 口 受 害 的 人 家 要 報 賦！ 走！ 走！

i 0 2 0 | 3 . 0 | 6 . 5 | 3 5 | 2 16 | 2 — |
 走！ 走！ 走！ 携 手 同 行 去 報 賦！
 走！ 走！ 走！ 咱 跟 着 民 主 聯 軍 走！

2 0 i | 5 6 | 3 2 i | 2 5 | 3 2 i |
 走！ 走！ 走！ 走！ 生 路 在 前 頭 走！ 走走
 走！ 走！ 走！ 走！ 生 路 在 前 頭 走！ 走走

5 5 5 | 6 — | 5 . 3 | 2 5 | i — | i 0 ||
 走 走 走 生 路 在 前 頭。
 走 走 走 生 路 在 前 頭。

